

堯明叙宣教郎堯明侏子嘗為戶部員外郎靖康初停廢至是遂為邑非舊制也保義郎漣水軍兵馬監押刘靖為闔門祇候江東安撫大使司李捧華旺已就招詔揀其兵隸諸將初張琪既遁捧等乃以所部就到洪道招安尋以捧為武經大夫壽春府兵馬鈐轄旺為池州兵馬都監既而洪道言捧所部精銳可得萬人捧狀貌偉健且勇于戰鬪雖語言鄙俚每合兵機又不能貪抹用衆謀以得下情觀捧所長殆非庸將所及乃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瓌以捧衆赴行在十一月戊申

壬申吏部高書洪擬罷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温州擬初除尚書而侍御史沈與求言其未嘗歷州縣乃命出守內侍楊公恕嘗為

康師都監又從上在河朔至是以舊恩乞差遣三省欲與州都監

上曰其人難使近民富直柔曰近一任釣者至密院于差遣陛下知其為人否上曰釣尤狠愎此曹稍不循理者不欲使之在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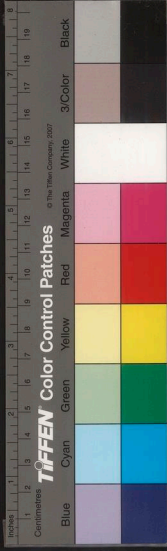
遂已

熊克小歷載此事于八月壬申蓋誤

詔行在置宗正一司以武翼大夫越州

兵馬鈐轄趙仲蒸權行主管時內外宣司分寓廣潮泉三郡上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敦武郎韓世良為闔門宣贊舍人世良世忠兄也中奉大夫新知梅州魏考純為中書門下

省都點檢文字考純考明兄初自省吏出職至是呂頤浩復用之甲戌尚書吏即員外郎廖剛守起舍人剛在吏部時嘗言臣前所獻幸閩之說姑備一時之急爾國家艱難亦已云極今乃圖新之



時故姪營建康殆不可緩歲晚固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擁
六師往為固守之計彼敵雖黠詎能妄意吾之虛實而輒窺也哉
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聞劉豫在齊魏閭者徭薄賦招徠人士
誘以偽官安知不圖吾根本地乎宜出其不意而徙居焉亦先事
制人之道也及為舍人又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之
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
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
道則可以復羣生矣 秘閣修撰孫近為尚書戶部郎中近武進
人也 直秘閣秦梓知台州

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畧使吳玠及

金人戰于和高原大敗之初金陝西都統葦宿死完顏宗弼遂會
諸道及女直兵合數萬人謀入犯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
翔之和高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于保鷄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
秦鳳兵馬都鈐轄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逸勁弓強弩與戰分番迭
射蹶駢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敵稍却則以奇兵邀擊斷其
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領乃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
二僅以身免得其麾下自入中原其敗衄未嘗如此也于是浚承
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
是役也玠所部全軍轉五萬官資而朝請郎通判鳳翔府兼經略
司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亦遷左朝散大夫直秘閣秉義郎閔門

宣贊舍人王喜遷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撫司統領軍馬喜滿城人靖康初金人犯京師陝右大震喜聚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甚衆喜為之保伍法于常樂鎮營建寨柵號王萬年王庶為節制使奏授成忠郎已乃率所部歸玠玠用為秦州兵馬鈐轄改知同州至是以奇功遂驟進始宗弼既犯江浙乃自淮南入陝西是行也及韓世忠戰于大江劉錫戰于富平吳玠戰于和高原凡三戰而兩勝蓋世忠與錫失利至是宗弼為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維留宗弼在軍中更以陝西副統撒離曷為陝西經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王之望西事記曰吳玠以一軍見據和高原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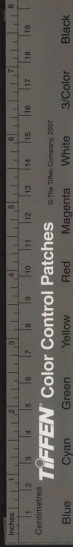
金人殺其大帥人多疑其不寔夫吳玠之勝四太子之敗固未可知然金若不敗則今無四川矣

按和高原之捷蜀顧以全張

所進御要亦備言之非無實也張浚行狀云拙军在陝西時病篤

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而曹宜悉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木出而怒口是謂我不能取蜀死即合兵求犯玠諸詩此時拙军在雲中實孝宿元

方玠之起師也檄河南鎮撫司統制官董先董震自商鞅出師為牽制之策先引兵而出道遇金人教百狗洛上敗之遣使詣宣撫司伐其功欲得河東陝西經制使印且求餉其軍浚以問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庶請使之攻敵以示信苟不聽吾絕之有詞先與敵戰則俱焚其求歸我易與也使人告先曰餽餉遠不可致聲金帛往矣誠能破女直宣撫司無所愛先信服庶身出秦川敵敵相當其兵耗失多無何天大雪先等乏絕歸取償于金州守將王彥訴其使庶遣二裨將行金州揚言興元兵至先遁去



隗公通西作王慶傳及日歷中董震奏伏參脩廢傳以為廢使人言先政散而震奏以為准吳玠公文今兩存之廢不失實

降授朝議大夫亦伯友復集英殿修撰伯友靖康末知鄭州坐失守得罪至是始復之 權吏部員外郎李元裕自湖南督上供

綱泛海還行在是日至福州大金灣為盜所殺此據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元祐

母呂氏自訴狀增入狀云十月十二日在大金灣乙亥十二日也故附于此

戊寅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江淮招討使張浚以凱還除大尉移屯婺州 武德大夫閩門宣贊舍人江東安撫大

使司統制官王進知池州代神武後軍統制王夔赴行在時進統所部在池陽故就用之 詔樞密院先因童貫陳請過指揮更不

施行如有可行事件令本院參酌取旨 初命兩浙安撫大使刘

光世宣撫淮南七州至是先世請鑄淮東宣撫使印置官屬給錢糧增將吏時已賜揚楚等諸郡錢各二萬緡乃命鑄直揚通泰承

楚州漣水軍宣撫使印餘皆許之先世復請用便宜指揮不許直秘閣河南鎮撫司營田官任直清言河南殘破民靡業者尚罕

所報營田全籍軍兵恐力微難以號令乞鎮撫使翟興兼營田使從之

己卯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兼溫台明州防遏事辛道宗兼職初道宗既出會浙東副總管楊可輔上書言時

政辭旨切直罷之此據趙鼎之遺史 富直柔因薦用道宗且報防遏可使

領其事論者以為言故省 秘閣脩撰德安鎮副使陳規以守禦



文獻通考卷之...

功陞徽猷閣待制而奏議即觀察支使權通判府事李忬亦加直

秘閣

庚辰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 江淮招

討使張浚奏本軍幹辦官郝漸從軍有勞乞除直秘閣既而言者

以為職名非所以賞軍功乃進一官為朝請即漸改命在二年二月庚午奏

直大夫淮東營田副使王寔為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填復置

闕 武顯大夫閩門宣贊舍人知滁州寇宏知濠州武翼大夫知

濠州李玠為樞密院准備特領日歷九月四日丁酉武功大夫知

十四日丁未武翼郎特差濠州兵馬都監李玠奏乞下宣撫使嚴

責近限勒殺王才奉聖旨李玠除知濠州令專一措置所書前後

抵牾皆不可曉又紹興二年正月癸丑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奏東

南第六將闕乞差武翼大夫閩門宣贊舍人李玠此所云階官又

與前兩奏不同今且用第三奏俟考初王才據橫澗山寨遣將丁順圍濠州兩月不

退權州事張德惠之宏時在鳳凰洲與德皆遣人詣宣撫使刘光

世告急光世遣統制官鄴瓊率本部攻橫澗山才急乃招順歸寨

順夜伏兵叢莽之中焚其營而去州人喜啓門爭出順乘乱叩城

城中出勁弓射之相持一餉間賊乃退時官軍與賊皆乏矢悉破

冢斲板以為箭箬由是破代無遺德自以守城之功在宏之下乃

以州印授宏宏不辭德甚悔朝廷聞宏已在濠州故有是命日歷

宏玠降命于九月丙辰十月庚辰兩書之而庚辰所書頗詳又趙辛巳直秘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喚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姓之遺史亦載此事于十月故附此但姓之以為朝廷授宏數武

郎與日歷不同蓋誤



半月復寢其命以言者論列也

壬午尚書省言近分撥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用錢理須椿辦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般契勘便錢之法自禋宗以來行于諸路公私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經久致失信于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理當別行措置詔戶部印押見錢闕子降付婺州召入人中執闕子赴杭越推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為優潤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于此詔建州順陽村張毅特補保義郎用樞密院請也毅受李玘托安屢與玘為戰故官之是日福建民兵統領范汝為入建州汝為據建安眾十餘萬至造黃紅傘等制置使辛企宗用兵連年卒不能制

及是汝為引兵入城守臣直秘閣王浚明以下皆遁賊遂舉其城

時承議郎葉裴權知甌寧縣為所拘即以裴權知州事

龍克小建十二月

范汝為周大軍將至入據州城監司守寧以下皆遁去按日歷十一月十七日庚戌知鉛山縣姚舜恭申范汝為以十一月十九日據建州城逐寇守伴十九日壬午也十一月十九日戊戌始命孟庚韓世忠克所云聞大軍將至至入據州城者恐誤今併附此更須詳之也

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陞徽猷閣

直學士初庶以本路軍籍單寡乃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縣強壯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為一隊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于縣月閱武于州不半年有兵教萬每過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



戰則令尉皆改京秩張浚言于朝故有是命其後合興洋三泉四

郡義士至七萬餘人至今不廢此以無附傳呂大麟見聞錄及是

記曰張浚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兩路付之軍士然官軍甚火

所將以為用者皆招安之盜又團結民兵號為義士興元興洋旋

得七萬人資於浙鼓有類兇獸去年八月聞傳金將以陝西之眾

教路大入南人震恐但營築山寨撤根清野為避計耳按興洋

義士可用西人類能言之之望所云蓋林兵之後數聞發興所

非庶時比也大麟所錄云庶于興元所傳但云按興元武康

順政與籍得丁之抗使者七萬餘人號義士二書復不同按金州

此時乃王彥所統庶無由可制其民大廟亦設也張浚奏狀稱

廣規誘興元府興洋州并三泉縣良家子弟籍為義士今從之

直秘閣都大主管成都應河五路茶馬宣撫使司隨軍轉運使總

領西川財賦趙開陞直顯謨閣以張浚言其出賣茶引措置酒課

增羨也時浚已用便宜特授開直龍圖閣而朝廷不知故有是命

日歷二年四月八日張浚奏趙開自建炎元年至今年秋措

置酒課增羨已陞直龍圖閣蓋在朝廷降旨之前今附見此

之圖慶陽也帥臣楊可昇固守不下張浚承制授可昇靜難軍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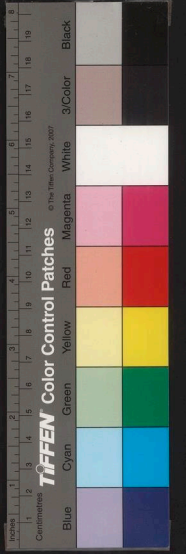
宣使言于朝朝廷疑可昇未落階官不許據宣和詔旨楊可昇宣

未知朝廷何以猶然可昇後以降敵或謂其詐降將有以報事泄

遇害 宣議郎劉子翼知建州子翼子羽弟也朝廷聞李茂病亟

故改命之子翼請降招安黃榜權住招軍蠲明年夏稅諸縣尉權

差武臣罷本州添差官審察縣令凡六事吏戶部看詳除蠲稅稅



年正月內詐作被召離任隨行擁兵恃強迫費脅從軍及至漢陽
密告撫諭馮康國及節制軍馬季允文申述昌寓棄城擁脅之狀
季允文差幹官富誦前來罷究其富誦年恣受昌寓金銀等物轉
與為地其允文用便宜指揮李允文寓權知荆南府膺方獲脫身還
本路偶因分鎮罷司見允文說及昌寓許稱被召棄城不當復差
知荆南允文恐膺陳訴上件因依逐勾抽送還兵級分刺諸軍反
拘擁脅入城其允文安作等事悉不干預蒙刑部告示稱膺未勒
停前條充鄂岳岳辰沅州鎮使李允文下參謀官念膺不曾允允
文參謀官况允文下參謀從研官許大年寺已禁錄
用獨膺諂在遠方乞照赦除落過犯有旨特放逐便

乙酉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言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
一人蓋有旨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空礙處多恐不可用
丙戌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劉超知光州時超在公安宣撫處置
使司幹辦官劉光輔以詔書撫諭超聽命遂以超守光州王明清揮犀錄
三銀張點荆州遺事云乃公在荆州說孔考舟千鍾相遂入蜀謂
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劉賊劉超者擁數萬眾欲往湖南劫掠張又

以告考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從我當併往宣撫司言之超亦聽命駐軍于夔州不為商掠之計後遇劉季高自蜀被召赴朝攜降書入奏朝廷大喜季高之進用由此而得之據日歷紹興四年閏四月二十二日起自叙狀乃云劉光輔招安與點所記不合當考

按宋史繫甲申日超行至黃州團風口為蘄黃鎮撫使孔彥舟所襲其眾皆潰超與餘兵數百至蘄陽鎮彥舟復邀入城奪其姬妾輜重然後遣超與光輔偕行小校趙進聚眾走江州之瑞昌其徒漸盛是晚行在越州火燭民居甚眾

戊子斬有蔭人崔紹祖于越州市其弟光祖配瓊州牢城以偽造上皇手詔自稱大元帥故也事祖見二月丙戌詔邵青以舟師赴行在

宣撫處置使張浚始聞廐河馬步軍副總管劉惟輔死狀承制贈惟輔貽化軍節度使賻銀帛布各二百疋兩官子孫十二人



之廟于成州號忠烈

此據宣撫司安牘

己丑升越州為紹興府以守臣陳汝錫有請也 斬修職郎李雱于都市雱為李成軍正成敗為太湖令所獲以獻至見誅之 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為中州文學 張琪自宣州遁去欲北降偽齊是日知承州王林所遣總轄官闔門祇候張賽生擒之于楚州檻赴行在

辛卯朝請即知南康軍陳敏識為江南東路轉運通判官令與葉慶得計置錢糧時敏識猶未赴南康也

壬辰錄程願孫將仕郎易為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癸巳范汝為遣兵犯邵武軍守臣朝散即吳必明統制官闔門宣

贊舍人江西兵馬副都監李山率兵與戰衆潰退保光澤縣山遂

走信州

此據鉛山縣泝申修入

是月曹成引兵及馬友戰于潭州成敗去復還攸縣 偽齊劉豫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寇廬州守臣王亨以計誘世冲斬之大破其衆豫置招受司于宿州又以其弟北京留守益為汴京留守知單州李儔知青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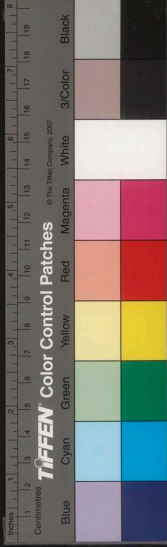
紹興元年十有一月甲午朔尚書祠部員外郎鄭士彥罷初士彥奉太廟景靈宮神御在温州而主管內侍許佃等三人與之不相能頗為所擾上聞之黜內侍而徙士彥命大臣送即官有風力者代之乃以都官員外郎向宗厚為祠部郎官兼權太常少卿和溫州充景靈宮太廟提點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宗瑩為內侍省押班主管迎春仍詔瑩凡事并申提點所毋得行移文字宗厚敏中曾孫也 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卒特贈端明殿學士官給奠事 承務郎任申先通判秀州申先辭召命特錄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十有一月甲午朔尚書祠部員外郎鄭士彥罷初士彥奉太廟景靈宮神御在温州而主管內侍許佃等三人與之不相能頗為所擾上聞之黜內侍而徙士彥命大臣送即官有風力者代之乃以都官員外郎向宗厚為祠部即官兼權太常少卿和溫州充景靈宮太廟提點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宗瑩為內侍省押班主管迎春仍詔瑩凡事并申提點所毋得行移文字宗厚敏中曾孫也 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卒特贈端明殿學士官給奠事 承務郎任申先通判秀州申先辭召命特錄之



文獻通考卷之...

乙未古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舍人魚侍講奏增荐之也 直秘閣知宣州李彥卿為尚書刑部郎中 詔

泉州布衣朱冲呂赴都堂審察 是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始至建康特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

奏統制官韓世清一軍自宣州移屯建康遣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閻舉分守要害 夢得行述云巨師自閻舉分守要

刺行述 而世清尚未至也先是王才據橫澗山降劉豫遂引偽知宿州胡斌以兵入寇詔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兵追捕夢得使統

制官張俊自青陽間道會之呂頤浩欲招才乃命才以所部赴行在於是夢得遣使臣張倬諭才如詔音才遂率其將丁順等三千

餘人渡江才懼罪請留建康願浩議以淮西一郡授才使統其兵之任夢得以為不可乃詔才自顯武即閻門宣贊舍人特遣武翼

大夫充建康府兵馬鈐轄汰遣其眾得正兵千餘人分隸諸軍 按今年九月丁酉詔劉光世遣兵捕才丁未詔才赴行在甲辰光世

奏止不與從出兵辟庚又奏才犯豫州十一月一日夢得奏才已謝恩詔相度與淮南一郡甲申才轉官除建康鈐西戎

生夢得奏才不可住淮西首尾蓋百餘日今幸聯書之丙申翰林學士翟汝文魚侍讀吏部侍郎李光蕪權侍讀 造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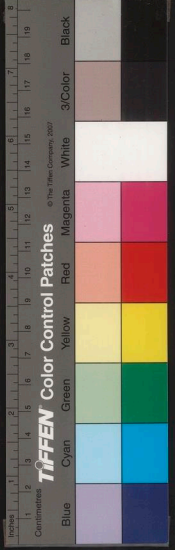
侍高傑任鎮持詔書撫問孔彥舟桑仲且以銀合茶葉戰袍戎器金束帶賜之

丁酉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權中軍統制初上召呂頤浩復相而永宗與同樞密

文獻通考卷之...

卷四十九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審院事富直柔右司諫韓璜見上多言願浩之短侍御史沈與求

奏其交結上將絀永宗故有是命題註又遺文云與求再事言永宗之罪其章不行而有足除非

也其是上皆罪永宗先解其兵權耳賜宇文虛中家錢千緡以其奉使日久守節

不屈也日歷紹興元年十二月一日甲子樞密院奏據探報金國

君茶酒虛中適若冊立劉豫與黃河外陝西五路放過二主歸國

勤會已降指博字文虛中奉使守節不屈今福州賻錢一千貫與

師屬領其事工部侍郎韓直曾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決馬綱不

及收買戰馬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謂額外於西南夷接壤

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時已罷買司事見建炎四年八月以

通而廣右隣諸番宜即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提舉

二年五月癸巳所書可參考

戎戍詔以會稽漕運不絕移蹕臨安命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兼

權臨安府與內侍楊公弼先營公室既而康國奏為屋百楹以充

大內公弼請增之上不許遺公弼在辛丑公弼請增屋在乙巳先是高書左僕射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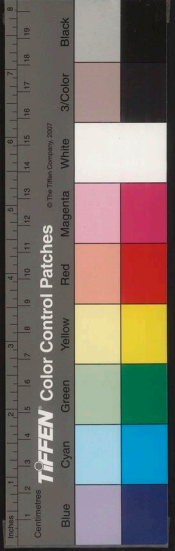
願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尚有巨賊駐蹕之地最

為急務伏惟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定事要當先定駐蹕

之地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

後速發大兵一軍從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軍往池州至建康府

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



則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
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薊州以擾青鄆命張浚躬親統
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未泯之時知
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覩也若不速為之遂巡過
春夏則舍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
之患不可勝言者臣嘗觀自古有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非躬弗
親則不能勘禍亂定四海伏望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蹟法唐太
宗櫛風沐雨之事以速圖之不可緩也三四年來舍人總退士大
夫及獻言之人便以為太平無事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
得行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正存江浙闕廣敷路而已

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
勢連連皆非所便若不移彈於上疏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
陝使國家命令易通於四方則民失耕業既令阻絕俄頃之間已
至秋冬舍人復來則雖欲追悔無及矣至是遂定移彈之議願浩奏不

得月日行狀傳之再相時而奏有云浙東形勢連連非便則是未移彈時安以前也

奏知政事孟度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時朝廷猶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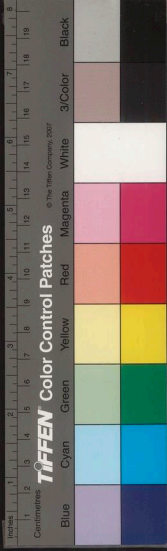
知范汝為據建州而論者皆言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

企宗懦弱玩寇福建安撫使程邁等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故

更遣世忠自台州進仍命世忠械招撫官朝散大夫謝燾承直郎

陸棠赴行在械二人之首

在此月房子



已亥宣教印姜寅亮守監蔡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寅亮初見

帶御器械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辛永宗羅為江南西路兵

馬副總管坐與幹辦官李秉文盜請諸軍券錢為御史沈與求所

論故秉文堂吏李瑗子也遂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防禦

使邊順兼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而繼秉文為遠小監當湖西安

撫使程昌萬以便宜印造販茶短少引以給軍食呂頤浩聞其事命

金部止之承務郎勅令所刑定官陳康伯通判衢州康伯弋陽

人也

辛丑詔孟庚韓世忠應官支軍兵一切事務共為一司不得輒分
彼此自范汝為外餘皆與免罪許令歸業庚請赦獻閣待制李皓

屯田員外郎李易並為參謀官朝奉大夫陳抗直秘閣張銳並為

轉運使直秘閣李健等十人幹辦公事朝散大夫新通判岳州趙

康直等十人准備差遣皓不就更又請臨空名勅告以備賞軍尚

書省勳會度係見任執政所行文字與朝廷一同其立功將佐合

行推恩之人自當一面施行訖奏從之自劉豫僭位也朝廷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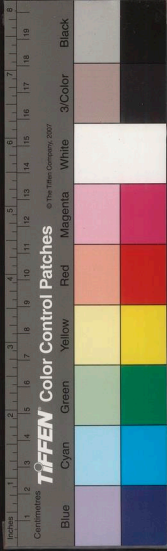
奎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襄陽鎮撫使秦仲始上疏請正嚴思逆

之罪下詔進幸荆南庶錢中原人心不致搖動詔答以荆南形勢

固可駐蹕但以糧運未通已令叅知政事孟庚計置俟就緒進發

太常少卿趙子畫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凡八十

六篇為二十七卷淳熙十二年三月庚子畫又言每歲春分日記



高標自從幸不行雖多故之時禮文難備至於被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壬寅起居舍人廖剛以招降閩盜余勝之勞進秩一等時割置使辛企宗與剛有隙會士人廖廷實為勝所擄企宗奏廷實乃剛之姪為賊參議剛怒于朝十一月事既明剛卒拜不拜

甲辰詔從議郎單德忠忠節顯著特先進秩二等詔以鎮江府

常州江陰軍苗末三十七萬斛為劉先世軍中一歲之用仍令漕臣分月給之

乙巳右司諫韓璜責監海州商稅用侍御史沈與求奏也先是與求言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為致身之資

昨者直柔任御史中丞永宗携女妓宴飲其家物論騰沸暨陛下擢登樞府而道宗兄弟倡言于朝自謂直柔之用我嘗有力已而道宗果為樞密院副都承旨是時給事中陳戩議駁除命之際道宗使所親諭戩曰直柔以附我致有今日公第行之必有以報會陛下批降道宗怙寵責恩與承旨之命天下稱快此又除道宗防過及統管差遣往來溫台明三州之間置置此闕以便其私蓋直柔請也外人皆云宮禁語言道宗永宗往往傳漏陛下意嚮無不知之必以語直柔而直柔又以語司諫韓璜凡璜所言逆知事端巧發微中者直柔道之也賴陛下英斷遂道宗永宗于外伏望併黜直柔及璜以為臣子陰慮私邪之大戒時呂頤浩秦檜皆忌



直柔絲是二人卒俱罷 詔發運使置司饒州 迪功郎陳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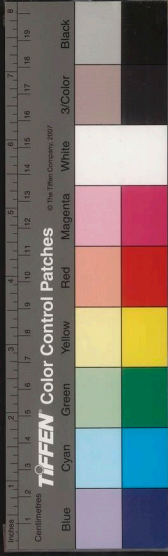
上書論今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眾不急之務繁行在
之尚務可省併者三分居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
知所費緡錢幾何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未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上詔對政合入
官所陳令三省措置

剛中改官在十一月壬子

言者論浙西科歛之害以為

均置度牒勸諭告官下戶貧民俱已困乏不支糴錢強令輸粟疏
曰均糴又別立一名曰借糴當此艱食方時大旱而官吏於常賦
均糴之外復計項詎以月科數既均度牒矣又數修城木木未及
輸復數麻皮又數牛皮羊皮又數糶米則農末之病殆不聊生將

鬻田而償則孰肯受者將棄之而遁則質其妻孥鬻其婢僕其他
郡邑大抵類是上下相蒙名曰健吏暴虐若此民其無所措手足
矣若此等事雖非陛下之意然所以科數者必以朝廷為名是利
歸於貪吏而怨歸於陛下矣若今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
跖之徒哉是三矣夫業之良民不聊生之赤子也陛下試遣有司
執一人而問之曰若何為盜其必有說也願詔重科數之罪嚴食
墨之法指天誓日示以必行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流入詔本
路漕司寃寃聞奏 通直郎知瓊州虞允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賄
敗者望自今命官死入已賍許人總訴其監司不即牽治者重行
黜責從之沈錢塘人也 是日磔武義大夫閩門宣贊舍人張琪



于越州市

丙午起復賈文閣直學士權邦彥試戶部尚書呂頤浩荐之也
丁未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畫一事件
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自掃進李孝忠孔彥
威董平曹威馬友孫仲李楛之徒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牢城
卒方壽等嘗謀亂規方會食有告變者規捕而詰之問從謀者幾
壽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舉事矣規命誅壽餘不問一
府皆服時羣盜稍息規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
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
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寇至則保眾捍禦無事則乘時

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
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規米一斗陸田
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
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畫
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明年下其法於鎮使行之 朝散郎知劔
武軍吳元明以失守待罪詔降一官衝替令赴宣撫司軍前自效
承議郎知公安縣孫倚以營田辦集遷二官用荆南歸峽荆門
公安軍鎮撫使解潛奏也

已酉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聽宣撫司節制

庚戌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侍御史沈與求既劾直柔罪詔下其章直柔乃求去遂有是命
承務郎鄧肅主管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福建江西湖南宣撫

使孟庾碑行庾請樞密院計議官張志遠主管場宜文字致遠沙
縣人先是謁吉歸闕中還言賊勢方熾乞遣重兵致討故庾避之

承議郎知鉛山縣姚舜恭言建賊范汝為等乍反乍叛首尾二
年中間謝嚮陸棠施造等三人皆以招安為職反為賊計俾其固

守巢穴辛企宗提兵本路經今及年而企宗初不識汝為之面詐
企宗全軍自南劍退往福州止留李山一軍守禦即武近汝為據

建州破邵武軍李山已來信州駐劄萬一賊兵果破福州則全閩
皆賊有矣契勘江南兩浙係與福建隣境本路正與崇安光澤連

接雖申信州連發巡尉台募土豪分布把截然不諳戰敵深慮不
能捍禦伏望朝廷速賜分遣大兵專委近上將師從浦城寧安等

處分路致討詔以付宣撫司 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宰進秩
二等錄饒州梅綾張琪之功也將士受賞者四千四百八十有二

人於是武功大夫威州防禦使閻門宣贊舍人張浚以不策應特
貶一秩 是日荆湖廣四宣撫使吳敏始受命置司柳州 敏妻臣

月十七日恭受除命置司也時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避地
融州之仙溪敏即起擴為本司都統制兼奏議直秘閣范直方為

奏謀直方純仁孫也擴之在仙溪也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質幣招
之且貽書曰上之待公不輕雖緣說毀終必保全公荷上恩如此



不可圖報乎據以參贊軍事劉子羽在真定有隙不復往以書謝之至是始為敬用

辛亥陞康州為德慶府 尚書右司郎中方孟卿行右司諫 閤

門宣贊舍人主管宿衛親兵李永志降一官落閣職令吏部與遠

小監當差遣永志吳港部曲也辛亥永宗用為中軍提舉事務侍御

史沈與求論其同為姦利使軍情不安故絀之 除名勒停入廬

宗原叙承議郎宗原直和末以徽猷閣待制為江淮發運副使坐

與朱勳交通送肇慶府編管至是始復之 宗原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壬子手詔內外侍從各舉所知三人限五日以聞舉得其人當受

上賞毋以先得罪于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為嫌先是上得陳襄

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奏章大喜之故有是詔禮部侍郎李正民

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者由是上薄之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臣

觀孔子之言而得庸求人材之要文王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率武王之詩曰無競小人四方其訓之成王之詩曰俾時存肩示

我顯德行蓋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成周治勅教兵所

刑措而國祚過八百年之永者本於此三詩而已孔子治勅教兵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自昔論求材者多矣語簡而曲盡其要無

過此一言者今太上皇帝詔曰方仰瞻雲祚不有多士寔之固行

則不能也此蓋深得文武成王之詩又曰已雖賢不若薦

賢之為愈因舉陳襄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詔章宣示羣臣使之

各舉所知則與孔子之言若合符契於是聚精會神相與 翰林

學士兼侍讀程洵文為學士承旨 新除吏部尚書盧法原依前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法原自成都召還道梗不能

赴從所請也 感免 歷建炎四年五月法原除吏部尚書不及洪

或改知夔州誤也法原明年十二月始以張浚奏就



差知夔州此時韓迪
為夔州克不詳考耳

詔天章閣祖宗神御二十四位權於臨安

府院奏安朔望節序酌獻供饗一分而已

此據會要增入二年二月已亥後舊

癸丑秘書省校書郎林待聘寺尚書司封員外郎待聘普言原廟
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
師行載王之義運之行闕以彰聖孝 閣門宣贊舍人韓世良為

神武中軍右部統領官兼主管宿衛親兵

世良初見今年十月壬申

中奉大

夫張純提轄權貨務都茶場純省吏也呂頤浩更張鹽法故引觀
伯舅舊例而命之 朝奉郎知南劍州張翬為福建路轉運判官

翬未行會范汝為之將忠翌即葉徹引衆來犯時武德即制置司
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力戰翬獨率州兵拒敵撤中流矢死

翬和士安方懼無功即亟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翬曰賊必再至非
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引衆聲言復父讎縞素來攻
於是士安與州兵偕戰大敗之汝為稍挂翬倭官人士安卒死瓊
部曲有衆數千瓊誅改隸御營司辛企宗因以為將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菜失火罪狀上曰此灾不細恐是天戒不
專為孽罪止杖遣足矣

丙辰侍御史沈與求論起復福建等路宣撫司隨軍轉運副使陳
玠貪污剝剋不可用詔益處韓世忠別辟能臣代之呂頤浩奏繪圖

因言與求前論宗尹近擊直柔頗為稱職上曰論宗尹固當然在
今日詔破直柔黨與尤非不補 尚書禮部侍郎李正民罷為徽



猷閣待制知吉州

詔武功大夫華州團練使曹成以所部赴行

在命張浚遣使指詔書往攸縣就賜之時朝奉大夫提舉江西茶
鹽公事候慈言成今據衡山上流控扼要害毒流三十里莫之誰
何馬友見與李宏潰卒合為一軍雖駐兵在潭然素畏曹成其成
在鄂友自漢陽移軍潭衡以避之其忌成可知矣臣料賊意若成
由衡山順流而下友必棄潭而東入江西蓋前有孔彥舟之隙後
逼曹成西拒劉忠萬一勢窮力盡則必歸曹成而攻江西矣聞友
近招人買馬打造兵器度其狡獪之心觀望向背止在今春朝廷
若不早作措置則江西諸郡恐非朝廷有江西失則二虜危矣詔
付宣撫司慈潭州人也

慈妻下在真
申今併書之

丁巳日南至命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綸祝昊天
上帝于告成觀初復舊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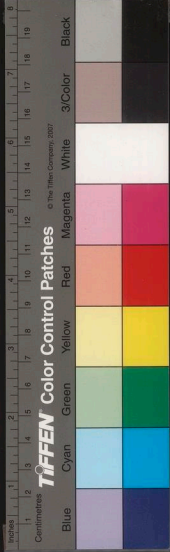
己未命吏部侍郎兼權侍讀李光往臨安府節制本府內外見屯
諸軍及兼權戶部侍郎總領臨安府應干錢糧印納綱運及移隸
事務詔武經大夫東南第十副將辛璋處斬先是福建安撫使
程邁遣璋以所部屯古田縣璋追邁不行邁奏免之璋善麾下持
兵見邁請留既而亡去有司逐璋于海鹽縣捕誅之

辛酉詔諭福建州縣以彌盜羅兵與民休息之意承奉即樞密

院編修官楊應從事即李頴並充樞密院計議官

頴初見建炎
二年九月

遣大理少卿錢給往浙西路催促見楚公事給請因便審行體訪



民間利病許之 為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武

節大夫閻門宣贊舍人宣撫司選鋒將王彥與河絕制官閔師

古併兵禦之賊兵大敗振為官軍所獲遂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

為康州刺史彥上黨人也

明年九月
不丑泰至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達百司凡所用法令
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為予奪蓋法令具在姦吏猶得
舞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頓取弊何所不有欲與則呈與例欲奪
則呈奪例或與或奪在其才類其惠可勝言哉陛下聖明灼見此
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即官以其省記之文判定頒行然左右司
職事疏為最繁竊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成伏望改差詳定一

司勅令所立限判定鑄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近限
先次施行庶幾杜絕姦吏美法受昧之弊詔如其請吏部法限一
月餘限一季成書既而庸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表上乃命參
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修正再踰年而後成云
是日曹成犯安仁縣執湖東安撫使向子諤初成既走攸縣而子
諤兵不滿萬駐司于衡之安仁遣使招成成亦聽命子諤乃檄成
權本司都統制而命諸將韓京以一軍西守衡陽吳錫以一軍南
定宜章賊徒逡巡不敢南向者百有餘日上江諸郡遂得以獲既
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諤扼已即擁眾而南子諤遣從事即權安撫
司幹辦公事何彥猷馳功即隨軍錢糧官張節夫見成計事過于



述二人皆遁去子諲率親兵與成相拒自午至申官軍悉潰子諲
度不可過車騎入成軍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遂掠婁仁縣進攻
通州執子諲真車中而去節夫安陽人也 金房鎮撫使王彥斬
中軍統制官趙橫統領官門璋彥既敗李忠凱歌而歸大賞將士
待橫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橫亦不疑至是忽會諸將於毬場酒
四行比橫使起數其豐里不策應之罪併璋斬之復飲數行而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十有二月甲子朔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言今
年二月於階成州駐兵與金人相持聞潼川府路有偽造檄書稱
平蜀大將軍不顯姓名指斥宗廟操動吏民臣移利閬之間悉
切採訪據知潼川府宇文粹中稱奉府吏民之用曲端充統制官
等緣端跋扈乞逆顯著臣受陛下重寄豈有主兵之官却用藩府
薦用萬一事出於意外臣將何辭以報朝廷已遂端棗州置獄推
治外四川見今前執政侍從等官在職慮與臣議論不同別有奏
陳乞賜下照詔已覽未奉令三省劄後照會時端已為浚所殺而



述二人皆遁去子諲率親兵與成相拒自午至申官軍悉潰子諲
度不可過車騎入成軍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遂掠婁仁縣進攻
通州執子諲真車中而去節夫安陽人也 金房鎮撫使王彥斬
中軍統制官趙橫統領官門璋彥既敗李忠凱歌而歸大賞將士
待橫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橫亦不疑至是忽會諸將於毬場酒
四行比橫使起數其豐里不策應之罪併璋斬之復飲數行而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十有二月甲子朔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言今
年二月於階成州駐兵與金人相持聞潼川府路有偽造檄書稱
平蜀大將軍不顯姓名指斥宗廟操動吏民臣移利閬之間悉
切採訪據知潼川府宇文粹中稱奉府吏民之用曲端充統制官
等緣端跋扈乞逆顯著臣受陛下重寄豈有主兵之官却用藩府
薦用萬一事出於意外臣將何辭以報朝廷已遂端棗州置獄推
治外四川見今前執政侍從等官在職慮與臣議論不同別有奏
陳乞賜下照詔已覽未奉令三省劄後照會時端已為浚所殺而



朝廷未之知也

併著此以見臨之死所坐無名故後之詞交難也

詔直徽猷閣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黃叔敷文學吏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
除給事中今所在以禮敦遠近行在 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

平觀路久迪寺奉職致仕久迪以前執政告老不進官非故事也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畫權高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為從官自
子畫始 朝散郎廣南路提點熙刑獄分事程瑀試太常少卿秦檜

引之也 降授朝奉大夫王管臨安府洞霄宮曾班除名勒停雷

州編管以右司諫方孟卿論其在秦州植旂降敵上書秦州已授
拜大金國八字且行移斥御名也班兄弟顛謨閣直學士懋頌漢

閣待制開乞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 大中大夫吳敏元資政殿

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敏初涂湖唐寅撫使以祖母年高力丐
免未報敏受命置司柳州時寇盜充斥敏方鳩兵邊將未能出師

而呂頤浩檢會敏丐祠之章故有是命敏至司才十六日也 熊克

吳敏不能制賊高言者所論而罷降資政 國學進士上官孔明
熙學士提舉洞霄宮與日所書不同當考 上書論范汝為唱獺之狀且言為范賊之策有三直搗廣南盤據

要地疲用王師使苦巖瘴歲月能下此上策也引衆直前據福州
城食城中粟北守北嶺南斬浮橋備河口且阻古田險坐困王師

此中策也不度智力迎敵王師此下策也臣今料之彼必出下策
然福建之地平原曠野軍皆硤確民利於步戰而王師長于車騎

便于長戰利于弓弩地有所宜戰非所利謂宜永嘉航海直至福



建隸馬厲兵張皇散勢募福建之民以攻福建之賊詔付宣撫司
孔明即武人也

丙寅詔依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旨以兩制為之如未曾任侍
從之人即依權侍即法 詔應取秘書監並不用蔭原叔樞密直
學士知遂寧府犀貢上遺表贈光祿大夫後諡策菜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郡湖田詔戶工部取會奏聞初
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寺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
於田田又高于海旱澇則漕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間樓异守
明王仲義守越皆由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
為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

王明清
揮麈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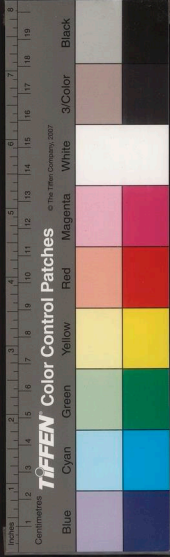
餘語云王仲義字會稽越州人其祖德為即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倍
二郡湖田其租悉屬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倍
得修原田之項不許他司奏請它皆類此上虞一縣考完自宣和
元年至建炎四年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前而約致首
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民間所失不 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令
在焉其本亦如此 明請所云誤矣

不詳中列在明 遂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它未

及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封永康軍普德廟神為昭惠靈顯
王漢右將軍張瓌為忠顯王

詔依已行事理普德神秦蜀守李冰次子也宣和間改封真人至
浚言神比託夢兆攷掃故克患為兵印又言閬州有死卒復甦稱
飛輿闔羽分兵境上摧拒強敵故封之

已已秘書少監傅崧鄉推尚書吏部侍郎充淮東宣諭使且賜諸



州守臣銀合峯葉仍命蒞卿体訪民間利病乘上

庚午手詔閱賊范汝高嘯聚日久反覆變詐害吾良民比再遣師盡行剪戮重念軍旅暴露轉輸勞煩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王師到日其諸從衆能執汝為請命者當受重賞自餘咸赦除之可令互撫司多出榜示及箭射蠟彈入賊中使明知朕意

已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賈先是劉豫置榷場通南北之貨頤浩以為便乃奏行之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孟揚貴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並旌令逡使先是楊父貴復昭信軍節度副使昌齡既卒于封州而楊揆猶在嶺南朝議以其姦國害民累赦不宥昌齡妻東平郡夫人靳氏以昭慈近屬訴于朝乃許自使昌齡開封

人宣政間與二字繼任水衡昌齡任丞保和殿大學士楊揆皆光祿大夫靖康初生姦姪廢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閤門宣贊舍人知興州同統領秦鳳等路軍馬李師顏知成州閤門宣贊舍人利川路第三將柴斌知興州金之隔陝西也師顏為耀州守獨率所部來歸其家屬皆為金所得金人服其忠義遣其弟師文招之師顏不顧師文卒為所害由是浚擢用之

師顏事以紹興三十年三月壬辰當元

兩奏 夜行在詔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自為百姓甚害者無如科配一事州縣比年以來于常賦之外別立一項軍期科配一歲之間一戶至五七次臣竊謂與其許科配不若專責常賦與其政通欠不若嚴禁敷率今稅



夏五月

租免役和買及闕任權酷之刑別無失陷則軍事所需何容不足
伏望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自餘非泛科配一
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灾場及經兵破難以不
放逋欠外若寬因軍期須索亦有收量添酒錢應割或因軍期所
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盜誣論官鼠竄表望依累降
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祖宗愛民之良法而
諱言今日科斂之大言如旱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蚕未畢而摧和
賈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籲天不聞誠且嗟懼伏望明詔大臣
繼自今勿以科斂為諱而特如條畫申救監司謹其地降之名俾
不得加數培克因事漁利則四方之民凡有征求莫不樂輸而怨矣

疏奏詔檢會五月己未指揮申嚴行下後奏在此月甲戌今朕書之明年正月陳錫鑰官

忠諫 左朝奉郎葉夏卿五秘閣知饒州時江東群盜方熾故選

用之既而言者諸夏卿通守洪都以城投拜命遂寢

甲戌詔江東安撫大使司徒制官郝履願孝恭以所部四千往建

昌軍討賊權聽守臣朱芾節制先是建昌之石陂寨軍賊丁喜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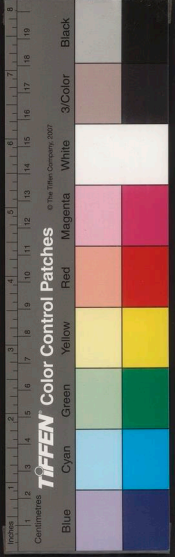
青聚眾為亂提刑司檄土居宣教即蔡延世會安撫大使司徒統

制閩寧擊之官軍失利至是李敦仁復犯度縣閩門祇候權辦事

劉僅與戰為所敗言者慮二寇相合芾討之最孝恭時駐軍鄱陽

就遣之也

乙亥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追三



官令統所却赴宣撫司軍前自效坐擁兵逗遛為御史所劾故有是命 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為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于銓選之人乃命吏却參考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所舉官 詔立賞錢千緡有妄火災者許人告捕從軍法時都人訛言太史局奏是月望復有火災故禁之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眩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需不免又取於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刑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送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祖宗朝真次賍吏舊劄鏤板

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違乃藉攻家財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為姦

故盜賊蜂起乃下此詔馬朱勝非秀水開居親之先宗尹為相論

墨居其四馬於是罷相官祠彈劾既傳無不駭愕雖有詔旨官吏犯贓依祖宗舊典跌跌仍舊其家因宗尹也宗尹罷相非因與求論列前已辨之此詔恐非因宗尹特勝非惡之之辭今不取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右

副軍統制岳飛為副軍都統制仍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本軍主管文字秉義即高澤民至紹興而澤民其甥婿也乃詐為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故有是命飛皇恐自辯詔諭以出自上意仍鑄印賜之 詔浙西安撫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司劉光世防遏

余人招安盜賊保護浙西一路厥功甚高可特與恩澤三資奏補本宗或異姓有服親戶部侍郎柳約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



父少以未取筆要錄

名田逼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救從之明年正月是日書成至道

州守臣直秘閣向子忠聞之忠城中官軍得百有二十五人俾之

迎敵又遣使詣之兵行三十里與成遇士皆驚遂成自東門入子

忠從西門跳奔獲免成遂拔道州

戊寅以慧出會稽許民寔封言事按此手語甚詳而日詔行在

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日係十二月十五日與求除龍圖閣學士

龜年起居舍人按此皆紹興二年十二月事史蓋誤也又于此日

書右諫議大夫徐倚上殿按俯明年春方除諫官又書遣駕部員

外即李愿元川洪撫諭按應明年四月方以國子監丞被命入蜀

迎神王史音誤也周必大序駕部題名亦繫于今年十二月同此

一誤今並不取庚辰武翼即閤門宣贊舍人刺置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遣參議李值

來獻捷詔以溫為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仍命聽樞密院節制是

是季仲遣兵攻復州守臣修武即趙適景城走

辛巳復置廣西茶鹽司舊淮南益息歲收八百萬緡自軍興淮南

道梗許通廣益于江湖諸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

湖鹽價每斤為七八百錢議者以為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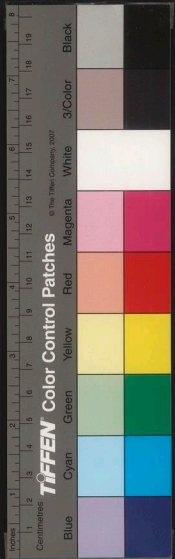
提舉戶部侍郎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二千下等一千

其半令提刑司格管餘軍費從之去年十一月辛亥詔武翼

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海州薛安請朝散即通判州事李棗並赴

行在令揭楚茅州宣撫使劉光世遣將統兵戍守安請奉劉錫官

童嘗為沙河簿在滄州結約南歸會劉豫使守海州至即踰年遂



諫率發軍蓋諫等殺金人所命浙南淮北都巡檢使王企中及偽
齊之戍守者率軍民以城來歸尋以安靖為浙西兵馬副鈐轄賜

景同進士出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安靖等除官日歷
不見據明年三月

四月安靖等申明東海軍戍兵狀
增入景以二年二月乙丑賜出身

武翼郎單德忠充樞密院准

備將領以所部三千人自為一軍以其忠節顯著也詔戶部給銀

五萬兩付温州為福建寺路宣撫司大軍家屬錢糧之用以添差

兩浙轉運使盧知原有請也先是宣撫使孟庾統大軍道由温州

守臣龍圖特制洪擬趣使赴援庾怒于餽餉外命擬巫犒師犒

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詢詢且不測擬即借封

樁錢用之事已自劫詔書獎其知變賊平庾上其勞加秩一等轉

官在明年十一月癸未
蓋因宣撫司保奏也 偽齊汴京留守劉豫遣父老史干僧錄德

真道錄王從問奏請劉豫遣都是日豫下偽詔曰汴京處四方之

上襟名區粵壤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重念遷都重事

未嘗輕議既而寇盜叢息強梗還歸閭輔混同人漸寧謐宅中而

擬會要固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僉協將戒嚴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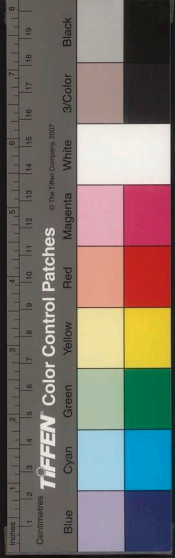
順動且先事以示期誕布詔音聖享群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于

汴凡爾遐邇宜知朕意豫又以為權尚書右丞張昂權門下侍郎

權尚書右丞張東為左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范恭萬權右丞初

監察御史婁寅亮即陳右社大計尚書右僕射奉檜以寅亮富直

柔聿荐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中父死于賊庶不舉喪



壬午詔大理寺勅治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為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于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迤置局

高書吏部郎中孫近充秘書閣修撰提點

丙辰東路刑獄公事

乙酉稅書丞劉大中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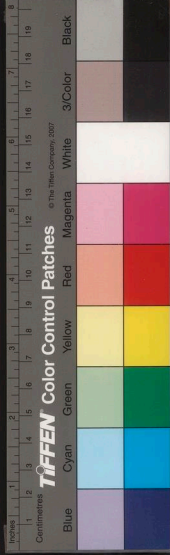
丙戌詔大理寺且留紹興府俟勘斷見案禁公事盡絕赴行在

詔入內侍省應官司取案文字依舊例更不回報後又詔內侍省

准此此以二年二月十七日內侍省狀增入

丁亥言者論贓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贓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縲紳于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武經印閣門宣贊舍人潘永思追一官坐為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寺推治偽告事連永思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逼肆為虜掠甚于盜賊望賜告戒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無擾樞密院蔡大將大將已下違蔡犯者並行軍法

戊子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高原勦殺金人先是浚徙治閬州徽猷閣待制參議軍事劉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棧援浚許之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劉言浚今居閬



中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汝必能立功奉檜因奏去年臣初至行朝論浚者紛紛甚可嘆駭頓陛下得以保全安跡萬一有功寔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為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且如前年航海一枝之外使皆為不測使惑於浮言遂巡不決豈不敗事願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提奏至上大喜

已丑制授從後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兼知秦州吳玠鎮西軍節度使從張浚請也仍遣中使任充持旌節官告賜玠尚書右司員外郎江濟為殿中侍御史初上既褒錄符祐黨人而其子孫陳乞推恩者吏部猶會刑寺有無過失議者言勅書既稱以

忠為罪望悉除落過名以正名實從之詔兼鎮撫使桑仲金

房鎮撫使王彥釋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眾再圖取金州是冬以其眾分三道一攻住口闕一出馬即嶺一

擣洵陽縣使其副都統制武節大夫藥州刺史李瑄統之前軍去

金州三十里彥曰賊兵以我為寡故敢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

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即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

禦住口闕而自以親兵營馬即嶺與之對壘歲月大戰凡六日賊

大奔潰彥縱兵追擊均州平

仲寇金州城方行狀在今冬不得月

丑改通聯書之旨語接陳規行狀云都督張公遣人諭桑仲遣兵

其後為王彥所敗即日遣即州兵欲謀蜀公遣人諭桑仲遣兵

仲怒換數百騎來即州為明而殺按浚以建炎三年冬入蜀去此

已久中不應阻其後若以為後入據時則其還秦州在建炎四年



三月至此亦已論年筠所云誤也仲迨即兵
及被殺皆在明年已刪附見庶不抵牾
練使日歷明年四月以黃華仲奏李橫近緣再立功效已便宜加
自此未嘗出兵故且附
于祀金州之後使考

庚寅詔存恤張孝純鄭德辛李鄴家屬命所在州根創期已上親
赴行在候列取旨遷擢以其用事於僞將故也

辛卯尚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守左司員外郎

壬辰詔自今春試進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試

明年五月丙
中依例免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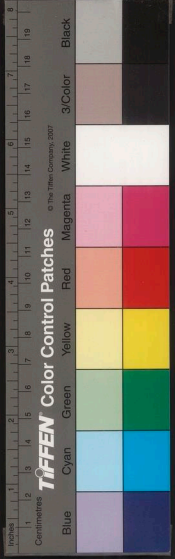
是月賜陳東家錢五十萬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
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如此例

是歲宗室善淵賜名者二人初命戶部降奉下江浙湖南和糴

未以助軍儲十八年閏八月
所書可參考靜海軍節度觀容處置等使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大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南都護上柱國

南平王李乾德薨子湯煥立乾德在位四十五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紹興二年

歲次壬子金太宗晟天會十年偽齊劉豫阜昌三年

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紹興是

日從官已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今幹辦內東

門司李珂衛茂實提點紹興府留住六宮事務 徽猷閣待制致

任王昇卒昇建德人事親至孝建中靖國初以經明行修授官事

上皇為明堂司常卒年八十一

乙未詔諸路死罪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案未通處許

酌情減降如舊以三省言今道路稍通若令一例減降慮生姦弊

故也五年正月壬子復奏案 中興聖政上語及禁嚴賊吏呂頤浩曰賊吏凌濼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紹興二年

歲次壬子金太宗晟天會十年偽齊劉豫阜昌三年

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紹興是

日從官已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今幹辦內東

門司李珂衛茂實提點紹興府留住六宮事務 徽猷閣待制致

任王昇卒昇建德人事親至孝建中靖國初以經明行修授官事

上皇為明堂司常卒年八十一

乙未詔諸路死罪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案未通處許

酌情減降如舊以三省言今道路稍通若令一例減降慮生姦弊

故也五年正月壬子復奏案 中興聖政上語及禁嚴賊吏呂頤浩曰賊吏凌濼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



交少...
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隅上曰然輔臣因進至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臣留正寧曰富而後教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辱衆人之情也今使仰事俯育且不給而欲以刑法鼓之於禮義教化之不克成宜哉太上皇帝將大治賦吏則先足其供給得事理之序比年以來州郡經費不支屬吏之奉有至數月不給者天下賢人少而庸人多方責其廉而勢或使之鮮廉誠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謀報金國主死尼不可以不察也

瑪哈已立劉裕率官僚舉哀見合兵謀取壽春詔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措置防備

丙申故奉議郎贈直秘閣楊邦乂加贈朝奉大夫為立祠名褒忠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言其忠節也五年四月再贈承事郎劉默除

名特送饒州編管默知天台縣訟守臣晁公為之過范宗尹呂頤浩互庇之公為才免官而默坐違法科數及饋送過客屬吏至是獄

成遂有是命 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行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師次延平鈞潭湍險賊焚橋以拒王師世忠單馬先浮以濟師遂濟距建寧百里許范汝為已伐木埋竹及布鐵蒺藜開陷馬坑以拒諸要路世忠乃偃兵自間道急趨鳳凰山是日旦至城下遂圍之

戊戌秘閣修撰知紹興府陳汝錫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先是手詔因軍期所須索之物令州縣以印榜實數科理母得多取於民事見元年六月汝錫受詔不行之屬邑侍御史沈與求劾之下臺獄法寺當汝錫私罪杖該恩原免右僕射秦檜惡汝錫特有是命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知紹興府 宣撫處置使司書寫奏報文字進士張樺為右丞務郎樺浚之從子也

辛丑昭慈獻烈皇后几筵進發上詣禁中焚香 朝敬大夫分司

西京劉珏卒於梧州 熊克以珏珏以提舉太平觀卒按珏此計聞時未落分司閏月丙辰方建復元官

官其二子後又追復龍圖閣學士 是日韓世忠收建州初范汝

為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砲等急擊之凡六

日賊衆稍急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

雄等五百餘人汝為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

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

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

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

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高賈者弛征禁為賊脅從者汰遣

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祀之世忠曰

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上御舟發紹興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中軍統制巨師古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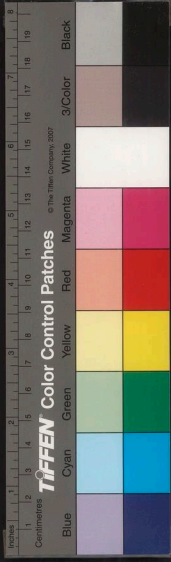
其軍從留右軍統制官劉寶收後以吏部侍郎李綱大權知紹興

府節制內外軍馬時百司先渡江扈衛者獨執政與給事中直學

士院胡交修中書舍人程俱侍御史沈與求而已晚執政登御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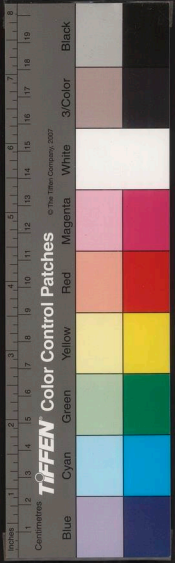
奏事上至錢清堰乘馬而行 是日湖東安撫使向子諲自曹成

軍中復歸藍山縣初成既入道州會樞密院遣幹辦官左鼎持詔



書諭成俾敬遣江淮等路民兵獨與堪出戰人赴行在聽張浚節制其徒為盜久憚浚嚴明不聽命湖廣宣撫使吳敏時在桂州以兵力微不能進新中書舍人胡安國移書於敏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由昭賀以通舂陵北檄韓京自衛移永東檄吳錫巖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檀移七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撒子諲起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投於溝壑矣敏然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宣撫使都統制兼參議馬擴嘗駐軍大名為成所服乃遣小校張布持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且令准備將魏憲遣擴書略云欲得相公指差一處參謀官范直方曰成不必招可促之使赴行在擴曰彼既不願遠出萬一促之是使散而為亂也不若藉以為用敏不能決擴獻書於敏請提軍親至道州入成軍中撫定分撥選強壯以隸五軍進兵長沙制服馬友正二月中可以就緒不然失此機會不惟湖湘重困師老財殫無以善後矣敏弗聽後數日擴為詩獻敏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歸融州敏遣騎追之弗及成聞擴去又數日敏祠命亦至成遂復為亂朝廷聞子諲為成所執詔子諲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以神武副軍都統制兵飛檄湖東安撫使將所部往潭州而子諲已出矣





子諍得祠在正月乙卯飛權帥事日歷不書今以三月甲午江西安撫大使司奏狀所云增入

甲辰上次蕭山縣願見惟懷華煥問輔臣得毋擾民乎輔臣奏聞之縣令劉皞氏盡出庫金上曰歛不及民為善

丙午上至臨安播芳大全集趙德莊賀車駕回鑾起居表皇威煥赫方望幸於中原聖孝寅恭暫歸承於清廟民有

雲霓之慶師無霜露之勞於清躬惡棧好生養國祚之元氣昌期將故強敵

自夷時乘六龍淮海風動日關百里豪傑景從通遠祝以言運因薦勲而飲至格於藝祖聊收虞守之常作我上京終復漢家之舊

清渭之朝曹橘林茶代嚴州賀回鑾表大述六師坐底妖氛之靜外薄四海欣聆法駕之旋宗社咸安君臣歸於慶酬恭惟皇帝陛下

下道俾天地功顯祖宗能化必有假李兒之手乃蒼雲屯之旅方馳月捷之書注撫尔勞温袂忘寒之續有徵其勇時揮却暮之戎

逆使聞風鶴猶驚晉師師已取鯨鯢而為京觀商政猶舊而戎衣大定徐方不回而王曰還歸禁禦生春游常動色臣職拘守壘躬

阻逆鑿朝隨築影之頰夜音旋頤之落功成惟群頤獻平淮西之

變表重輝電掃賊戰梁鼎與衝天旋格于藝祖神人歡喜華夏真

安靜恭惟皇帝陛下仁配乾坤思兼南北始結坡主之好欲齊民

均蹈于太和茲親革路之征乃漢國自千于皇畧連訖踪觀之戮

朝臣屬奉清閑獲瞻粹揆邊庭賦守莫陪飲至之觴馳道告行暫止前驅之蹕

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把截所轉一官

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政和初改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

武功大夫率徑邊橫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十人中書舍人程俱力

論其不可且謂祖宗之制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

磨勘邊轉之列蓋橫行職事親近人主恩教多類從官以元豐三

年班簿考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神諤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

皆一時名將故元豐官制武臣猶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
意今文臣之為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
也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

熊克小歷載此事于元年九月未嘗
蓋不知其月日故附集初除舍人之

月也日歷自有
本月日今從之

己酉集英殿修撰知臨府席益移知衢州從所請也直龍圖閣江
淮發運副使宋輝知臨安府

臨安府題名正月十八日宋輝自龍
圖閣陞秘閣修撰蓋誤輝除秘閣在

今年五月尚書左司郎中姚舜明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

庚戌詔偽造券榜人並行軍法時諸軍偽造者多故倉部員外郎

成大亨以為請

壬子侍御史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兵權不在朝廷與

求言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

北軍唐自府兵鑿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神策諸衛外有諸鎮之兵

上下相維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

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

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

志

熊克小歷入於此書與求上心田集議
概北田集議乃去年所上已其本月日

初建昌軍石陂寨卒丁

喜饒青等為亂聚眾數千人而蘆溪寨土兵楊招與鄉民乘之縱

掠喜尋死其徒姚達代領其眾上命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

道統領制官崖邦弼等往捕至是劉洪道請濟師乃詔統制官韓

世清自宣州遣兵二千時奉議郎知貴溪縣特建中亦遣舉人劉



銳往說諭土兵衆皆聽命詔官具首餘衆分隸信州諸軍

癸丑在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加檢校少保定國

軍節度使賞和高原之捷也浚初除左通奉大夫未詳改自左中大夫除詔招信縣

復隸泗州朝奉郎杜欽智知舒州初李捧既受招其徒路進以

所部數千人渡淮而北進犯舒州守臣武節郎李鑄無兵不能守

棄城遁知池州王進遣兵擊破之進與其徒遁去居太湖縣之司

空山事聞故有是命欽智尋卒江西安撫大使李回以準備將領

武經郎武糾代之進尋為糾所殺其黨李通率作亂

乙卯詔臨安諸門權勿稅柴薪油麵等物

丙辰石奉直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徐俯試右諫議大夫

俯初見建炎元

年三月俯之母黃庭堅從妹也避亂抵昭州上始因閣庭堅文集

見其名而胡直孺在經筵稱其行義文采汪藻在翰苑又薦之上

賜呂頤浩手詔曰朕比觀黃庭堅集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

人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可贈右諫議大夫

或尚在即以此官召之頤浩奏俯避地廣中乃詔俯文學行義有

聞於時除右諫議大夫赴行在俯入朝未數月遂執政或曰內侍

鄭謨與俯遊於江西重其詩文至是力薦於上御劄史不載王明清云嘗於呂氏見

之鄭謨事以趨姓之遺史增入時人多有是言詔見任郎官自

今年一月甲申四年五月甲戌所書可參考

建炎以來已經上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廷廣收人材兼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豪傑之士可備



大用乃不令一覲清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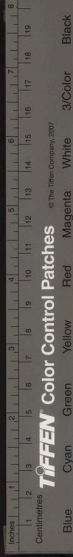
丁巳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部侍郎劉約請推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名田數過者科數一同編戶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過數者極少自軍興以來科需與編戶一同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又况富商大農之家多以金帛竄名軍中僥倖補官及假名冒戶現免科需者比比皆是望寢前詔弗行從之約請在去年十一月丁丑 宰相呂頤浩奏檜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被旨棟放郎青輩德忠李捧三盜部曲青等有衆二萬三千其疲老不忍披帶者皆釋之所存七千而已如上所料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始傳漢高帝豫知吳王

數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衆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際科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興其盛和絕人太上皇帝料降卒皇城司可用之數妙於審聽其張良所謂沛公故天授者歟

更造入禁衛宮殿皇城門號四等歲一易之勅入禁衛三千道黃道黃絹方入宮門八千道黃絹圍入皇城門三千道黃絹長三年十一月壬申更宮門號以緋紅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圍自後不易復 是日宣州火先是閣門宣贊舍人韓世濟自淮西以所部五

千成宣城世清招納亡命萬餘歲費縣官錢十萬緡米十八萬斛朝論恐其為變會州人有傳世清軍中欲縱火擄掠民財者違火作世清往來彈壓城中乃定守臣李彥卿新除刑部郎中未上密遣監稅趙令吉告於朝呂頤浩殺世清之議彥卿尋卒

戊午三衙奏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為百有十五鋪用卒六百七十



文少レテ可也
金

三人三衙及本府兵各居其半

二十二年十月已卯
又增為百有五十舖
資政殿學士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綯在經

筵凡兩歲力請外祠而有是命

詔自今停藏接引私鹽並與犯

人一等科罪用浙西提舉茶鹽梁汝嘉請也

以此紹興三年三月
八日淮東提監郭楙

劉子
修入

已未詔修臨安城之頽圯者以修內司所集湖秀等五州後卒就

築之詔商販茶鹽並許經由海道出入以運河阻淺故也

庚申詔發運使湯東野往建康收糶江東西路上供歲額米斛

樞密院將領徐文有衆二千餘命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揀之

仍詔文及李捧邵青單德趙延壽等所部兵並專聽樞密院節

制

辛酉遣入內東頭供奉官詹思殿祇候任源往張浚軍前撫問源

請金字牌以招收所過羣盜上許之言者奏自崇寧以來宦官搥

兵鬪致禍變天下之人言之切齒今來源所經去處就使偶有盜

賊止當移文所屬措置勿致稽留使命足矣而乃欲以招安自任

然則盜肯肯聽之乎又况挾賊之名開挫兵之漸事有幾微不可

不慮乃詔源遇有盜賊將金字牌齎給付守臣招安

後首在二
年庚午

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特遷橫行遠郡二官錄招降邵青之勞

也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勅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

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欲圖之乃與勅叙同姓



之歡邀勅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尋進惟忠軍職一等勅自建
災中為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及是乃敗惟忠以二月辛未除捧
日天武四府都指揮使
及誅勅不知在何時今從趙珪之遺紹興二年二月癸亥朔詔臨
史附此月末勅初見建炎四年五月
安府近行宮高阜禁人毋得至其處犯者徒二年以其可以不職
宮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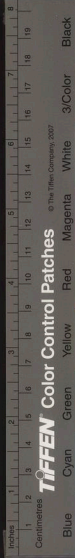
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鬻書以實三館

丙寅命江西安撫大使兼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將銳卒萬人移屯
揚州勸率農桑經理一路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詔建州
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用知漳州蔡宓禮請也詔泉
州草澤陳喬赴行在直顯謨閣李承造復為兩浙轉運副使專

一應副劉光世錢糧以光世言累有機會會多緣無椿辦錢糧幾誤
大事故也於是轉運副使直龍圖閣劉寧止遂罷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元祐舊制寄祿官分左右而職
吏不預焉言者謂祖宗以來選人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別今
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恥之外乃下吏部如
所請尚書吏部侍郎李光試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彌大試戶
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蔡宓禮試禮部侍郎太常寺少卿程
瑤試給事中宓禮呂頤浩所薦瑤秦檜所薦也給事中兼直學
士院胡交修充顯謨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交修以引疾得請

此恐是緣周祀事干連殺中侍御史江躋奏徽猷閣直學士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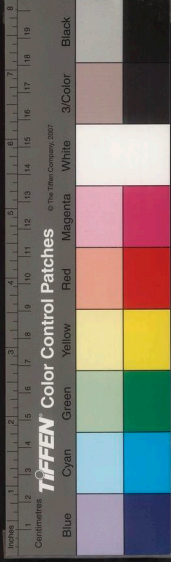
淮發運使湯東野承議郎知淳安縣鮑慎好姦賊脅使輸錢五千
緡庇而不發東野遂罷去 右宣教郎王彥恢知無為軍無為分
鎮地至是始命守臣也 楚州參議軍事李用成充本州團練判
官用成久參祝友軍謀最所親信劉光世因拔授用成朝請大夫
言於朝故有是命其後秘書少監傅崧卿自淮東還奏其勞乃正
補承事郎用成補正在五月乙丑

已已詔權貨務依臨安府樣製造斛百隻降之諸路倉部員外
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斗增大出給之際例各折閱具獄滋多惟
臨安斛斛均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 詔比緣移蹕臨安令漕臣
措置營繕聞諸頗取材於民違背初旨可令監察御史黃龜年取

索仍給銀絹度牒計市價償之 朝奉郎福建轉運判官張巖為

尚書考功員外郎直顯謨閣新除兩浙轉運副使李承造移福建
轉運副使直秘閣提舉浙西茶鹽公事梁汝嘉為兩浙轉運判官
承造為劉光世所辟
未到司改名當考

庚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為觀文殿學士判
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直秘閣知道州向子志奏曹
化道賀二州宰相呂頤浩奏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
荆湖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右臂如京東諸州為叛臣所
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似為未
晚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效羊祜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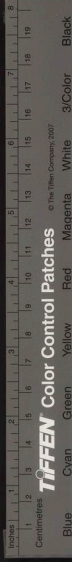
運裁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仍令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以所部統制官任仕安一軍三千人授綱由汀道州之任又命權河東安撫使岳飛率湖東副總管馬友及諸將李宏韓京吳錫等共擊之時新除舍人胡安國避地河東亦以書遺秦檜言吳敏兵寡宜就遣世忠以為之副俾殲殄群寇收拾遺民人言向子諲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綱常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効

辛未上諭輔臣將來御試舉人止造席棚於講殿之前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讚聖德以為如此可以示四方士人使知陛下恭儉如此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靡况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為夸美上曰卿言極是初命發賣蔡京童貫王黼朱勳浙西田至是六年而未售者尚五千餘畝乃詔發運副使姚舜明措置

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出身人

此以紹興五年二月十日勅令所狀修入

癸酉起居舍人廖剛權尚書吏部侍郎左中奉大夫李友聞復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朝論以其子鄰為齋所倚故錄用之友聞年八十矣詔諸路州軍過天申節依舊試經撥放僧道度牒每三百人故名建炎末權住試經至是禮部員外郎兼權祠部王居正言本部歲降諸路空名度牒各不下五六萬而其間乃無一人緣試經者揆之人情恐有未安故降是旨



文少レ可子五金

甲戌福建轉運副使陳原廣東提點刑獄公事徐端本江西轉運

判官趙公璇浙西江東廣東提舉茶鹽黃昌衡陳鑄王鈇章僅福

建提舉茶事孫恭兩浙福建提舉市舶鮑存陳鼎等十人並罷以

御史中丞沈與求論其裨濫也端本鑄子鑄西安人宣和僅淳孫

嘗除光祿寺丞鑄亨伯弟子鼎鎮江人也吏部尚書李光為淮

西招撫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瓌副之呂頤浩欲討韓世清乃託言

路進等諸盜未平命瓌將前軍往捕而以樞密院准備將徐文所

部為光親兵仍命世清及江東統制官張俊崔邦弼王進王冠李

貴等軍權聽光勾抽使喚事干軍政待報不及者許便宜使訖以

聞朝請即新通判池州樂亮臣改知滁州用江東安副大使葉

夢得請也滁州自向子汲死不復除守臣至是盜賊稍衰而鄉村

尚有食人者亮臣捕得其首周智磔于市由是遠止亮臣清介自

守惟一僧偕行郡事之餘多暇日獨坐滁人久猶思之亮臣事以

史增入但姓之所記作岳諒臣蓋字誤今從日歷按亮臣除命在

二月甲戌而姓之于正月乙卯書之疑葉夢得先達亮臣而後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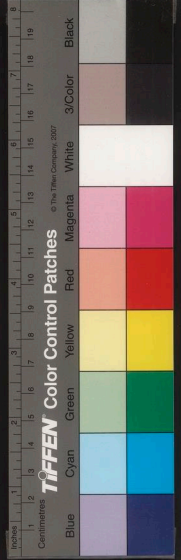
乙亥權尚書戶部侍郎柳約落權字以將使高麗也 是日雨雹

丁丑給事中王叔敖魚侍讀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讀 詔

閤門宣贊舍人崔增樞密院准備將領趙延壽單德忠李振徐文

武功大夫李捧樞密院水軍統制邵青所部兵分為七將以御前

忠銳為名內增育仍作水軍並隸侍衛步軍司非樞密院得旨毋



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五

得擅發仍鑄印賜之文除第七將反賜印在此月庚辰謀步軍司在辛巳今鑿書之

秀州海鹽

縣令徐百祿勅令所刪定官莫儼並罷百祿秉哲子儼儔兄殿中

侍郎史江躋以為言故罷 金均房州鎮副使王彥奏文林郎續

獻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宣敕郎高士瑰起復承事郎王弗並幹

辦公事士瑰瓊曾孫弗榮陽人也載已見元年二月 始淮南營田司幕

民耕荒頃收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太重故百姓歸業

者少上用崧卿言詔損歲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征之仍賜崧卿錢

五萬緡俾貸民為牛種之費 故朝散郎梅灝贈直龍圖閣以元

符黨人故錄之也龍圖閣待制致仕洪中孚卒

已邠浙西安撫大使蕙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同執政對於內

殿光世自鎮江入朝留彌月上命光世移屯維揚而光世以為恐

隣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以為根本之地蓋光世實憚行

也右司諫方孟卿言今陛下既已移蹕臨安豈能免隣寇之疑臣

又聞光世欲以身任山東河朔之事其陳義甚高今乃不欲渡江

其意安在臣願清燕之間召宰相呂頤浩秦檜與之面議于陛下

之前及早應副錢糧并措置各行事併諭以聖意使之必行庶幾

不致臨事首鼠敗事上召光世入對諭使將大軍偕行光世終以

為難乃命移屯五千往來節制而已光世之來也以緡帛方物為

獻上命分賜六宮御史中丞沈與求言今艱難之際不宜有此乞

斥還之上納其言仍降劄獎諭 是日秦檜因奏事言每見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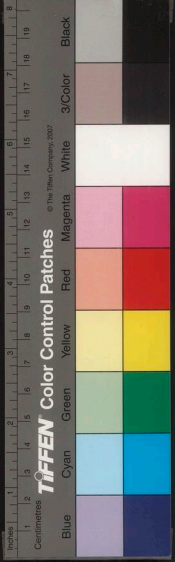
卷五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五

卷五十一

十四



卷五十一

屈已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
綉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舖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
舊習未除朕所服者多繒素豈復有綺綉也 從事郎知高郵縣
鍾離濬言宣副司指揮令營田之民有警旋行勾集出戰本縣四
十村歸業之民僅千八十家少有耕種又慮秋成或為賊有欲分
為二十社社三百人擇精強可仗者二人為巡社首領其餘十人
為甲甲有隊長如過警急遞相救援二十社計六千人約耕田六
百頃若無耕牛可以人代每畝收一斛五升共收穀九千斛計貸
種錢萬六千緡詔宣撫使傅崧卿以永豐圩禾稻給之如其請濬
先為薛慶幕客屢勉以忠義慶信用之其後崧卿還朝薦濬學有

師承忠國愛民一路鮮有其比上嘉之命特改京官

濬改官在四月戊辰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時言者論近
兩浙轉運使盧知原等皆係本貫之人利於殖產營私應副親識
干求請託一切用情望別與差遣庶草逐賂徇私之弊稍復祖宗
立法之意故有是命 降授朝請郎周祀除名惠州羈管祀在常

州為政殘酷會大旱上御經筵問所以致旱之由顯謨閣待制胡
交修時為中書舍人對曰此殆祀佚罰遂以祀屬吏祀怒上書告

其罪詔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交修無所挂然群從亦多抵
罪而祀坐賊殺不辜及贓罪流竄蒙歷城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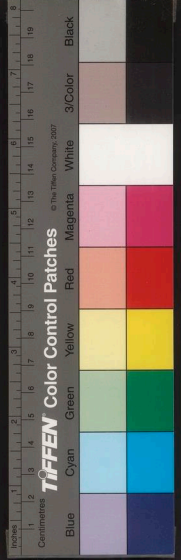
無克小墜載祀
獄具于去年十

二月甲寅按甲寅乃進呈
體究文字非具獄免誤也 詔內外諸軍並各供具人馬衣甲器

卷五十一

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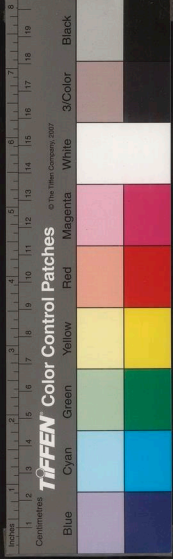
十五



械總數及開坐統制統領官所轄數以開自今每軍月具籍申樞
密院時呂頤浩以諸大將專兵難制故舉舊制行之然終不能得
其柄 夜雷聲初發

辛巳直秘閣知道州向子志落職放罷以湖東提點刑獄公事周
隨亨劾其不法及棄城故也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自全州遺尚
書左僕射呂頤浩書曰昔韓忠獻公秉政十年勲蓋一時權震天
然議者亦或排之則孫公鴻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
是也衆人常情睚眦必報而忠獻公于此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
長不以為怨而近世諸人借國威福行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
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異今日公衮言歸進退

賢否賞罰罪固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然比於忠獻
猶有未及不免天下之疑以貴者言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
繼除三路宣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湊門卷又以劇盜方集
境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寃心亦未為失一旦賜
罷自觀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觀聽所可疑一
也以微者言之向子志之守道鋤治姦猾雖犯衆怒識是之申乞
移按他部不為過也巨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
交劾罷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為相施於貴者將存其事體施
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違公議釋疑於天下矣
夫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已長



文少以牙勇工政金

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笑願浩不納隨亨
江山人時以避賊寓治江華子志檄歸衡陽隨亨怒翹於朝子志
坐削官至是復有此命子志降官在今年二月乙丑今併附直龍園閣主管湖東
安撫司公事向子諲言已撫曹成人馬在道州河南駐劄緣臣折
衝無術有失國體望賜罷黜詔子諲免罪赴行在

壬午叙文州司馬黃敦彥復通直郎敦彥建炎末通判袁州坐降
敵停廢刑寺當敦彥謀叛還歸會赦叙敦彥想于朝大理少
卿錢捨言與真犯不同故有是命敦彥自承議即建炎四年八月甲申進一官勒停

於未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詔張浚選
精銳西兵五千人騎遣將統押隨中使任源赴行在以騎軍不足

故也 詔國學免解進士張雷令入對 舊制州縣官正即以下
身亡者給倉券兩浙轉運判官梁汝嘉言詭冒者衆蠹耗邦財詔
並罷 是日淮西招撫使李光發行在

甲申中書舍人程俱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上既召徐俯俱密言
於上曰俯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尚淺今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
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考之古今非卓然傑出如陽城种放則
未嘗不循資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
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學士

真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
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其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



卷之五十一

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為疑仰累聖

德上不聽右司諫方孟卿因奏俱詣附蔡攸在秀州棄城而遁俱

遂罷去 戶部尚書李彌大兼權侍讀 大理寺丞李處度監都

察院蘇簡並送吏部限三日出門此必有故當考 武節大夫榮州團練

使新知光州劉超為武功大夫榮州防禦使知真州後數月起乃

赴行在許約知光州事已見此月末恐可移入此或附起初除光州時起以今年閏四月壬子到行在 故奉議

即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以死節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

三人茂實既死雲中其友胡寧府士曹掾董詵自投歸張浚浚以

為陝西轉運判官詵乃錄茂實所為哀詞使其同歸者羅鉞來獻

浚亦上其事於朝故有是命茂實死節已見建炎元年正月壬寅及二年八月末 後謚忠節

乙酉上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

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于仁仁之一字非堯舜

莫能當呂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齊

天下有餘裕矣 賜劉光世淮東宣撫使印光世初除揚楚等二

大帥同命後光世乞鑄淮東宣撫使印得旨以揚楚州宣撫使與江東西

通泰真承州連水軍宣撫使印為文至是再請遂改鑄 陞東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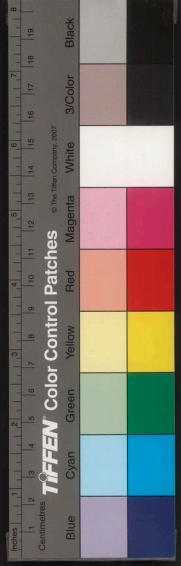
縣為東海軍時海州復為偽齊所得乃以成忠郎閻門祇候葛珣

為軍使將薛安靖部曲五百人往守之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編次日歷自渡江以來無史官及是御史

中丞沈與求始以為請然未及行 武功郎閻門宣贊舍人知廬

州王亨權主管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司公事兼知廬州亨守郡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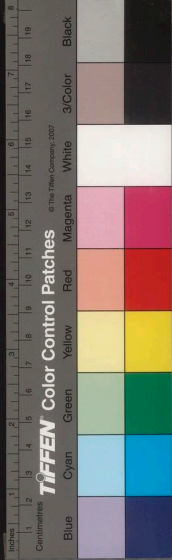


年條陳禦寇利害來上故就用之 詔六部於東北角開便門遇
有職事赴都堂稟白聽於便門出入

丁亥尚書工部員外郎王昂守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試太
常少卿昂珪弟子也

戊子龍圖閣待制知撫州言衛落職與官觀衛言甘露降于州之
祥符觀且為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
衛以蔡京圍田叨冒改官頃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為地措
紳號為流外侍郎今乃崇飾諛諛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 右
修職郎陳淵充樞密院計議官淵璣兄孫舉進士不第以積學得
官秦檜薦其才而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江濟言臣聞天下一家

中外之財皆人主府庫也自古言利之臣初非天降地出不過推
剝細民移東於西以欺其上唐德宗時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
在西川有日進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幕僚進奉自嚴綬始載在史
冊為世所譏蓋不可不戒也陛下盛德日新躬履節儉不殖貨利
有如成湯臣子所宜奉承德意近日乃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
獻踰五萬緡州郡有餘朝廷自當移用豈待進獻以為己能竊恐
朝廷受之無名將何以示天下倘或小人觀望爭相效尤殘民以
為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一吳懋固不足道也欲望陛下斥還
懋所獻錢仍加點罰少寬西明民力且為後來貪競之戒詔委自
憲臣勘當如係科斂即仰給還以聞吳懋俟勘當到取旨懋守明



庚寅以長發巨更象

踰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而水軍步卒戍明者踰萬人

懋以等第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權酌之贏軍用無之懋用是得職

名懋除職在元年四月丁丑比代去又獻錢五萬緡其後勳當如章然懋所獻

羨錢朝廷皆已移用但貶懋二秩而已熊克小歷四明承喋血之

統步軍二萬張公裕水軍一萬皆留戍部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酌

之贏以供廩猶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秘閣罷之至是貶秩而去

尋察其枉除湖北轉運判官克所云乃汪藻所撰懋蓋誌中語也

日歷紹興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浙東提判司奏體訪得吳懋傑諸

縣云都統陳太府所帶軍馬四千餘人前來駐劄今相度權于人

戶等第勸力錢自三十貫以上借錢二十文省費僅到九萬七

千九百餘貫又踏逐崇寧寺虛分酒務米麵寄造賣酒收息錢三

萬七千餘貫又將朝廷降度牒分下諸縣出賣酒收到錢一萬一

千餘貫并都酒索壽務趨出二合酒錢二項共十五萬貫據此則

簿所云非其實也陳思恭奏卒因千人并限公裕水軍不應有三

萬人今但云諭萬歲不失實懋

以五月癸未貶秩今併附見

右奉議郎監諸軍計司秦港

添差通判常州以黨人子特錄之也湛觀子

已丑有司以春分日記高媒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飲

福受非如儀復荆湖東西為荆湖南北路以徽猷閣待制新知

宣州劉洪道為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充荆湖北路安撫使召湖

西安撫使程昌寓遷行在仍命洪道以所部顏孝恭崔光弼軍之

鎮熊克小歷四月甲申時朝廷已除呂社湖東提判社因言荆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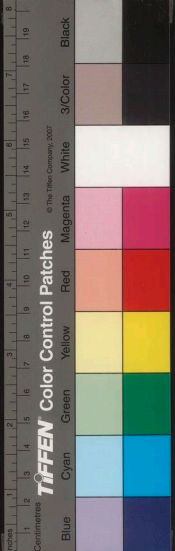
分東西路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為湖南北從之蓋克不考

二月已降旨乃詔申嚴福建路私有私造軍器之法以提點刑

獄徐庚有請也

庚寅監察御史婁寅亮罷寅亮既為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是

獄成坐為族叔郭民田改立官戶刑寺當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



交少レヲ重ク工正金
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宦亮卒 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輝榮

州防禦使主管侍衛馬兵司公事邊順皆貶秩一等坐城中多劫

盜也既而盜獲復其官 三月癸丑 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引

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奉直大夫知

邛州陳右提點潼州府路刑獄公事而以朝散大夫鮮于繪代之

時有旨以朝請大夫王保知邛州浚乞合改替繪朝廷不能奪也

是月知商州董先叛附于劉豫先是閤門宣贊舍人李興以節制

軍馬屯於商州會先為陝統安撫使統制官耿嗣宗所迫來依興

以凡事之未幾河南鎮撫使翟興俾先知商州先心嫌之家有害

興意因置酒伏甲執興於坐以鎮撫使之命械興赴河南欲於中

塗殺之行兩程宿山林菴舍中興見羣卒熟寐乃荷械而去逮曉

至洛南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遺興使去其子

女諸妾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人往來商號間先既

與興為仇且劉豫勢漸盛先不能軍遂以商號二州降豫 初淮

西諸州多為劇盜所據朝廷因而授之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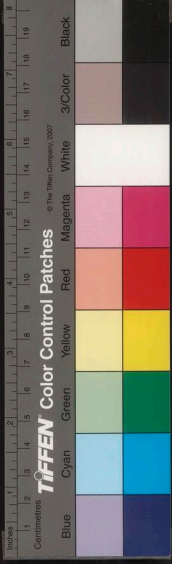
宏雖受朝命陰與偽宿州守胡斌通李成之敗也褒信縣射士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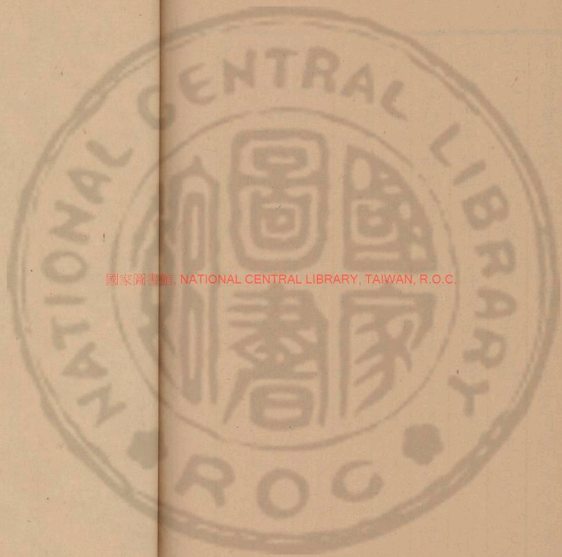
約收其潰兵入光州城以收復告即以約知光州約與武節大夫

中州刺史知壽春府陳卞皆與偽境往來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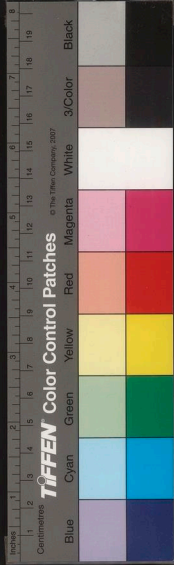
州土豪張昂獨率民兵據仙居縣之石額山為寨事聞詔授昂忠

翊郎忠義兵民統領至是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之民苦劉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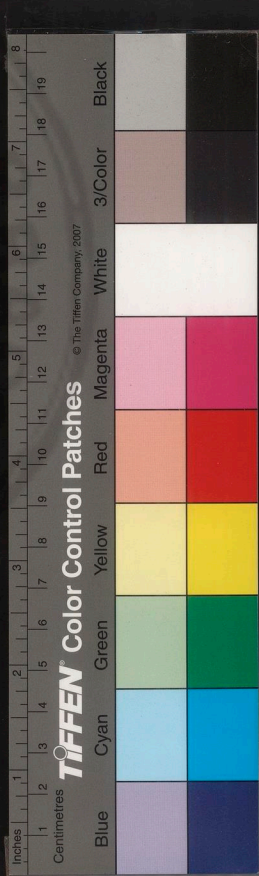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五月 紹興二年三月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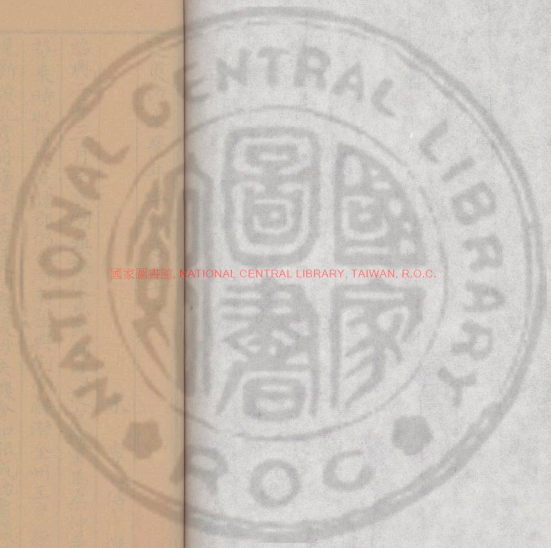
冊二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on aged paper, likely a manuscript or historical documen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style and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angle of the page.

2392448 v.2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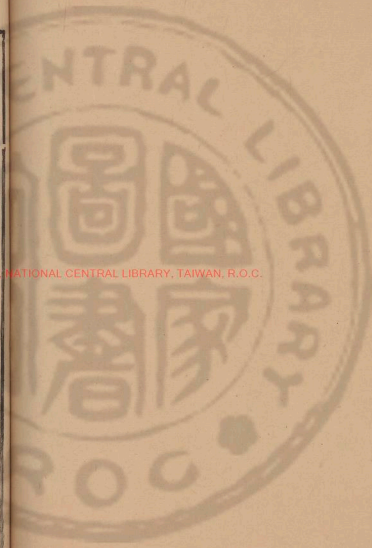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三月壬辰湖鎮撫使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桑仲量度時
勢乘時收復臨沒諸郡仍令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州王彥德安陳
規蘄黃孔彥舟廬州王亨更相應援毋失機會如能成功當議不次推
賞仲除節制軍馬未見本月日
或可冊去年乞幸荆南之後尚書左司員外郎潘良貴以父
老乞補外乃除直龍圖閣知嚴州責授招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
送惠州昭化軍節度副使吳玠南雄州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儔韶
州並居住先是秉哲等既以敵得還而儔遣人詣鼓院自陳上皇
出郊之日已方在敵營不預其事乞改正戶部侍郎柳約奏今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遠在沙漠而秉哲等復居善地言之至此陛下寧不動心縱未
忍加誅亦宜永竄遐荒以為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度化縣允
賊李敦仁補正修武閤門祇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浚
等軍中敦仁起書生為盜三歲蹂四州十縣最後為江東統制官
顏子恭所破至是始平 淮西招撫使李光執江東安撫大使司
都統制韓世清于宣州初光與副使王瓌將忠銳神武軍合萬餘
以辛卯晦抵城下時日已暮隔溪而營世清將迎謁其壕寨將曰
不可李尚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
何罪遂將親兵千餘人來謁是夜光與瓌共議翌日世清率諸將
來賀月旦守臣具食瓌先以甲士守其從者光謂世清曰得旨揀

軍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世清欲上馬馬已持去光命
持黃榜入城統領官揚明吉榮聞之諭其徒擐甲毋出世清不得
已批報諸軍眾乃聽命擇其壯者五千餘人後隸神武前軍餘許
自便光又得世清所用舟九百艘帛七千疋遂執世清以歸其中
軍統領官趙琦先以精銳二千討賊于建昌亦命琦赴行在熊克小歷
云世清在
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像祠之時呂頤浩方招安聚
謀而世清擊擊球破之頤浩以世清辯白而未果令數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
揭在言路嘗欲為世清辯白而未果令數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
微人知其事嘗為先言之按日歷呂頤浩未相時上屢以者不
特呂頤浩也然世清彈壓有功亦未可知如李光王瓌所奏揀散
事亦不言其拒命可見世清初無反意但迹可疑耳今併附此
是日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武功大夫權軍事趙令徽及吏民百
餘人掠舟船而去遂以其眾歸于蘄黃鎮撫使孔彥舟此以今年五
月七日德安



錄編司所
奏啓入

癸巳詔温州太廟百步內遺火者徒二年 尚書司封員外郎林

侍聘為禮部員外郎左朝奉郎張燾為司封員外郎 詔以朱勳

平江南園地賜孟忠厚 責授果州別駕顏博文乞以赦叙權刑

部侍郎王依擬叙奉議郎與差遣而吏部侍郎綦崇禮言博文嘗

撰偽楚赦書今使之通籍朝端公議未允乃詔文永不收叙 日歷

刑吏部並無名按此時吏部尚書李光出使而崇禮為左選侍郎必崇禮也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 承直郎施達除名婺州

編管坐為范汝為游說辛企宗也初宣撫使孟庾滅達及招撫官

謝智葉崇赴行在且言智等三人與汝為同情反叛殺戮生靈不

可數計聞尚有人為之多方營救不知何意嚮崇未至都道死上

益疑有為之地者下達臺獄命中丞沈與求窮治 二月丙達至獄

因得以歸罪二人刑寺當達依隨企宗不多方措畫攻討追二官

罰銅十斤案上特有是命 熊克小歷云達遠都霸管中塗逸去按達十月己丑再竄瓊州其逸去當在

彼時今移附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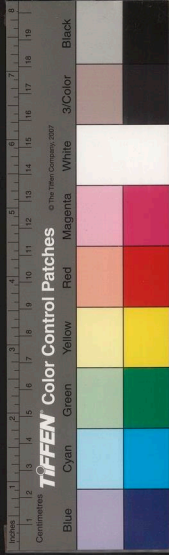
乙未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言湖東名賊曹成在道州馬友潭州李

宏岳州劉忠處潭岳之間雖時相攻擊其實聞二宣撫之來陰相

交結分布一路為互援之計馬友據潭州踰半年漕臣錢糧不得

移用今朝廷以岳飛知潭州友安得不疑飛亦安能引兵直赴潭

州與友共處若使飛先往道州捕曹成友必懷疑阻害糧饋則飛



腹背受敵之患不若且置成不問先引兵往袁州約友宏云討劉忠以俟二宣撫之來庶使成不便逼嶺最為長策飛之將行也回既諭以此意復言於朝呂頤浩秦檜進呈因言湖廣大寇曹成為首馬友劉忠次之比數相與交結實為輔車相依之勢上曰宣撫司兵到必能平湖南諸寇續次令轉往湖北襄漢間以通川陝譬如漢高祖先遣韓信破趙復破齊然後擒項籍乃詔飛斟酌賊勢如未可進且駐袁州以俟世忠會兵時成已進犯嶺南飛亦移兵茶陵而朝廷未知也 詔臨安府城內疆盜及縱火焚有人居止之室依開封府法治罪 病盜指揮在四

年四月癸卯

戊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宗祖宗時發運司歲漕

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直楚泗州置轉船倉納受沂沭措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網米不斷發運司歲費錢十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 八年四月復置 資政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吏部尚書李光充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壽春府滁濠廬州無為軍宣撫使仍命光以親兵千人之任光奏直秘閣宗頴為參議官迪功郎胡程主管機宜文字從之 日歷葉夢得累乞官觀可依所乞則吳朝廷檢會行違非

固已祠也熊克小歷亦不云所以葉夢得之去恐是處置韓世忠事與朝廷異論夢得以世清為大使司都統制不見于它書今年三月四日樞密院勘會江東安撫大使司軍馬數多本路賦入有限兼都統制韓世清一軍人數稍衆已令淮南招撫使司同便前去揀汰據此則世清為夢得所用而朝廷更廢之其考 直秘閣知台



州秦梓移知秀州 是日有大夫明州觀察使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秦仲為知郢州霍明所殺初仲屢為王彥所敗欲再攻金州鎮撫司副統制兼知鄧州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即殺敵以圖報國勿坐困于此仲檄明日金州草寇當道當盡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主名為誰安復鎮撫使陳現聞之亦遣人謂明曰朝廷以郡授汝矣汝謹勿附仲仲怒陰有殺明意明措置郢州漸成井邑亦有戀郢之心仲以二十騎疾馳入郢州明聞謂其黨曰大大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髻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為之束髮坐定明早詞謝曰擇日即起兵豈敢違令事未湏遽莫要理髮否仲故諾有力者既得其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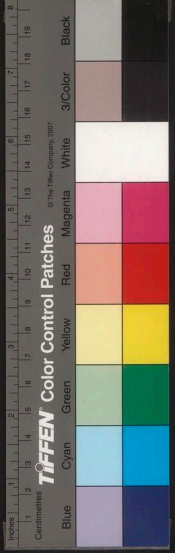
即擒而殺之囚其從者而以反聞後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歸朝得召見上問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上問其說去疾曰仲嘗為臣言必欲取京師以獻朝廷第乞二文資以祿其子上慙然感動授仲二子所維將仕郎

所維以紹興三年二月戊子補承信郎既而去疾言維年七歲已能誦論益不

類武人是月士子並改補將仕郎今併附此

己亥布衣王大智授右迪功郎添差樞密院計議官呂頤浩言大智知兵法上召見便殿而命之 制授故南越王季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之獨安南如故

懷遠軍節度使占城國王楊卜麻疊懷遠軍節度使闍婆國王悉



里地茶蘭固野大同軍節度使真騰國王金裏賓深皆加恩以明堂故也右承事郎潘疇通判通州疇葆真宮道士也建炎中以從張浚勤王改京秩故以命之既而言者論其濫竊冒濫為搢紳羞命遂寢

寢命在今年四月庚辰

庚子戶部尚書李彌大乞命近臣講求祖宗委任三司之意詔給舍看詳申省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通融應副議者以為隨軍漕運出於一時故以州縣則不從其號令以運使則不恤其有無甚搜求獻羨以為己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有是命言者奏山東艱食而帛踴貴商人多市江浙米帛轉海而東一緣有至三十千者詔許告捕獲人補承信郎賞錢三千緡犯者依

軍法巡捕官失察者抵罪

是日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

及金戰於方山原敗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守將范綜以散卒兵數千駐原上金人所命陝西經畧使薩里千與叛將張中彥慕容洧合兵來犯陝西都統制吳玠命政及吳璘雷仲救之大戰三日焚其寨翌日敵引去政臨涇人初為弓箭手驍勇過人玠用為統制宣撫處置使張浚錄其功擢政知鳳州

辛丑錡紹興經筵印

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言

根括到揚州未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起時耕種從之直秘閣王曠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一員

熊克小歷在二月丁丑今從日歷以尚書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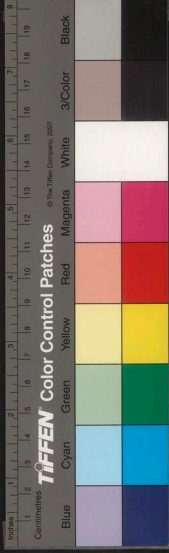


司員外郎仇愈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直龍閣江淮發運副使姚舜明為左司郎中監察御史胡世將守右司員外郎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張守請朝昭慈獻烈皇后擴宮許之自是以為例 詔雲安軍霸管人謝亮許自便以賞使夏國也

戊申降授武顯大夫威州防禦使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張俊叙所降一官後起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三千朝廷嘉之乃有是命 詔淮南諸州通判到罷並進秩一等以廬州有請也

己酉左武大夫榮州團練使權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復為神武後軍統制中侍大夫密州觀察神武右軍中部統制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時衛兵不滿三千沂中病其寡弱於是招丁壯營牧圉未半載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 詔孟庚

韓世忠至荆湖日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俟將來班師今李綱措置庚初受命宣撫福建江西荆湖三路而朝議恐曹成度夙故命綱自閩廣之長沙庚言措置相妨乃有是命始吳敏之未罷也上奏言曹成雖已受招陰縱虜掠臣見在桂州措置緣止係廣西軍馬事力至薄望促庚世忠或別遣大將前來於是庚已發福州而敏未知也 濠州守將寇宏獲偽知虹縣李子誠赴行在詔給以資糧遣還偽境 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論時事詔賜束帛賜鄭億年家錢千緡以其妻韓氏卒于台州故也 追奪謝嚮



葉崇出身以來告勅 廢潮州揭陽縣縣海陽地也宣和中以劉
花三作亂折置至是省之

辛亥承節郎閤門祗候張莘幹辦御輦院莘嬖好弟也

壬子左朝奉大夫趙霈行太常博士霈抃孫也 初泉州花鄭貴

等謀作亂為賈人湯易所告捕斬之至是以易為承信郎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 戶部尚書李彌大言道路無阻諸路上供

錢糧並依限起發赴行在許之 童子朱虎臣七歲能誦七書排

陣步射與其兄端友偕來上召對于內殿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

帛而虎臣為承信郎虎臣灣梁人也 樞密院水軍統制官張崇

李允文步部也有衆僅五千詔謀其精銳三千五百人隸李光即建

康屯駐 龍圖閣待制知潭州黎確左朝奉郎知台州徐備達並

罷以言者論其在圍城中受偽命也確乃奪職 江西提點刑獄

公事董濬罷殿中侍御史江濟論濬當蔡京用事時嘗撰蔡命三

篇以事進取在會稽又嘗畫中興圖以獻故斥之 閤門宣贊舍

人知澤州盧師迪自建炎初結連山寨豪傑至是五年上在會稽

師迪與其徒赴行在請兵收復河東州縣上命往張浚軍中俟路

通之任師迪以非本計辭不行固請留紹興以俟命上許之

建炎四年 是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河南府

孟汝唐州鎮撫使知河南府蕙節副應援河東北兵馬使翟興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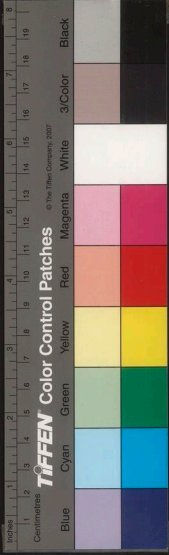
其將官揚備所殺初偽齊劉豫之將移都汴京也以興屯伊陽山



寨憚之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金人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
 河以達豫深苦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詔書道興誘以王爵興裁
 頤而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囑備以厚利備遂殺興攜其首
 奔豫興死年六十其子兵馬鈐轄琮收合餘兵係故寨自是不復
 能軍事聞詔贈興保信軍節度使興之死詔書不同張漚節要劉
 不遠及振斷陝西道豫深患之故力請于尼瑪哈期必破興會興
 將揚備降具陳攻興之計于是發女真萬戶察罕瑪勒成河朔多
 張聲勢揚言將攻興興遂出兵以應之備引賊兵由閭道以襲
 興營興以大兵既出敵寡不敵力戰而死趙珪之遣史劉約達將
 順持書道興與興戰順于市豫計不行復誘興與張逆陷重圍中賊
 奮擊之興力戰不勝墜馬罵害無免小坐全據張漚所云按日座
 紹興二年七月十一日據河南額無使程琮奏父獨營一方前後
 百戰不敢辭難不幸于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有本部將官楊備陰
 懷毒謀逃然謀害先父身首異處提擄首領叛殺備處提所奏則

興為備所殺非戰死也珪之以為結備內應此猶近之漚謂備先
 降賊而後引兵襲興蓋非實矣克不詳考而遂因之今不取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於講殿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
 以作成人材為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面之
 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
 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諂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九成對
 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遽以驚憂自
 阻彼劉豫者素無勲德殊乏殺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
 身於寇敵耳黷雖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
 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
 起矣臣觀濱江郡縣為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患山之民何其被



酷之深也率飲之名種類闊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
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
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敷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
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
中興綱目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
紛紛竊相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快融和其何
安乎盛夏之際風颺水院涼氣淒清相陛下念兩宮之北邊蟻
種擁蔽不得共此踈榻也亦可安乎陞江瀉練夜挂飄香陛下享
此樂時必曰西風淒淒兩宮得無暑乎披裘溫暖致炭香紅陛下
享此樂時必曰朔雪洋洋兩宮得無寒乎至于陳水陸飽奇陛下
投筋而起曰雅粉脛羊向宮不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奇廐具
深宮必撫几而笑曰窮塵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
今閭巷之人眈隸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室家聚處之歡陛
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徒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其溫夏
不得其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怠
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望遠傷懷何時可釋乎每感
時遇物相惟聖心雷厲天濼雨流思欲掃清蠻帳以迎二聖之車
若夫小民則不然是以搜攬小虫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
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閭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為名國
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
有時宦官子女實居前後有時者易跋前後者難問聖情荏苒不
如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後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
干與政事者必疎陛下曰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
今之成敗將聞閣寺之言如狐狸夜號而鷓鴣晝舞也

九成家傳
云公蒙言



劉豫比之狄裡編泉滋起手紐萬客欲利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之乃策語不同家傳小誤也

餘杭凌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欲以

景夏為第此以紹興五年六月戊午上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

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實首選謂不然與

綱目初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為異日之用若其言

變虎切直它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

作流弊至今不可革手詔諭考官

直言者置之高第諛說者居于下例

遂賜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

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

十人皆即家賜第時舉人策有犯廟諱及文理紕繆者上命黜降

人有犯御名者命收寘本等希仲視庭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出

身至助教凡七等持奏名五等依揚州例評調官龍圖閣直學士

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有非剛大之氣不為

得喪回屈不能為九成故樞密直學士鑑曾孫希仲新津人公鞅

山陰人也時舉人陳之茂等十一人二人以犯諱降等九人以文

理純繆與諸州助教鎖廳人右從事郎范寅賓樞密院計議官楊

慮等六人各進秩一等愿辭不受尋詔助教人調官依特奏名例

輔臣再請乃并文學人並附正甲之茂無錫人寅賓致虛從子也

憲已見建炎元年四月甲子鎖廳遷官在五月甲子今併附書之

唱第在四月丙寅今但書策試之日以便敘事日歷紹興二年四

月或黃後殿進呈新第正奏名助教已依特奏名例推恩上曰初

際旨令考官以純正為上說按居下此以朕好惡凡士人常須

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五然而學子遠來朕悉務優容命

助教九人者悉依特奏名例推恩如所謂五年七月庚寅殿中侍

御史謝祉信奏紹興二年陳之茂等十九名為文理純繆及犯名

諱各補下州文學後來並附第戊甲末前此與議以為純繆之文



乃緣觸犯忌諱之其微大臣知之於是奏附正甲祖信所奏與日
歷元降指揮全不同以進士同年小錄考之是年第五甲後則有
文學一十一人係陳之茂至陳宗周下往同進士出身則是某附
正甲也但日歷遺之耳然日歷稱助教九人依時奏名例而文學
乃有十一人數又不同按日歷四月丙寅殿試進士有犯廟諱者
上曰犯宗廟諱當依格降等然則九人之外又有犯廟諱者二
人故祖信所奏合純錄又犯名諱之中日歷載祖信奏
狀作一十九人疑傳寫字誤當求別本參考中興聖政臣留正
等曰自卿舉里選之法壞而鼓科取士之制行卿舉里選務觀其
行設科取士獨考其言其事若不相同而皆可謂賢亦各一時
之宜也故嘗謂觀其行則必其行之至純考其言則必其言之不
詭若徒談法之言得以違則其行穢之至純考其言則必其言之
不第之很道之艱于自信與夫難于必行也高矣非上之人有以
優容之何以作成士氣而收其顯效太上皇帝之策士之說正為
上秋極焉下言之切直無所回避者必置之首選至御名者又曰
免降黜其優容也如是

准東還入見神武前軍統制王瓌自言州還行在賜銀帛五百匹

兩其將士皆賜銀有差先是瓌一軍凡萬二千三百餘人而使臣

踏重在焉乃詔以萬四千九百人為額正兵萬人使臣四百人

二千八共是日金人復自水洛城入寇統制官楊政等又大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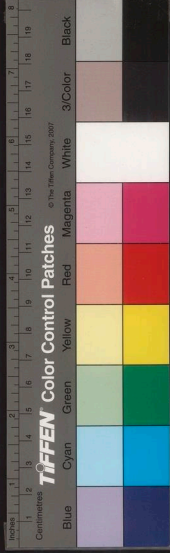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減裂務令民間不能做倣近歲

韶州所鑄新錢不甚磨錯湖東人號為韶錢又倣之私鑄夾以沙

土謂之沙錢每千財直二三百及馬友遂曹成收其軍中沙錢甚

衆行於潭州諸縣民甚以為苦提點刑獄公事呂祉請拘收二種
錢入官重行改鑄不行顯謨閣直學士右光祿大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陳彥修卒于德慶府吏部奏贈開府儀同三司自是以為

例此據紹興九年十月
十三日本部狀修入



丁巳詔修直揚澳閣

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年自今損三之一尚書司

勳員外郎吳表臣守左司員外郎詔五品以下官及執事官非

監察御史以上應給告者其錦標權以緡代之進士曾昱夫特補

將仕郎昱夫敗子也改漳浦人故太常少卿獻其家所藏書二千卷故有是

命詔應有坑冶去處令逐路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費者並罷

已未左從政郎魏良臣充樞密院編修官良臣江寧人秦檜引之

也福建荆湖宣撫使司奏以朝奉郎胡紉充本司叅議官從之

庚申曹成引衆犯賀州清水寨守臣直秘閣劉全安撫司所遣統

領官趙履棄城去先是成遣小校毛全來告以二月丁亥發道州

詔補全承信郎而成已叛矣毛全補官在桑仲之未死也遣鎮

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左承事郎潭志來告以願宣力取京師乞朝

廷出兵淮南以為聲援呂頤浩信之始大議出師以仲薰神武左

副軍統制是春金人以完顏宗弼為元帥府右監左副元帥宗

維論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遷秩冒濫命西京留守高慶裔奏

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夏四月壬戌朔借補敦武郎閤門祇候權壽春府兵馬
鈐轄陳寶為閤門宣贊舍人知順昌府先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
得遣寶與守將陳卞同取順昌以收復告遂命之下等不能御軍
下多竄掠中原人大失望夢得又遣統制王冠率知濠州寇宏共
取宿州為偽齊王彥先所逐遂陷壽春卞棄城保南岸主管盧壽
鎮撫司公事王亨與卞有隙且利其甲馬乃以搆軍為名襲取之
盡滅其家

王亨殺陳卞此據明年十二月二日郭偉所中
卞入諱又言亨受偽命武功大夫興州刺史

癸亥詔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以千人屯福州御前忠銳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夏四月壬戌朔借補敦武郎閤門祇候權壽春府兵馬
鈐轄陳寶為閤門宣贊舍人知順昌府先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
得遣寶與守將陳卞同取順昌以收復告遂命之下等不能御軍
下多竄掠中原人大失望夢得又遣統制王冠率知濠州寇宏共
取宿州為偽齊王彥先所逐遂陷壽春卞棄城保南岸主管盧壽
鎮撫司公事王亨與卞有隙且利其甲馬乃以搆軍為名襲取之
盡滅其家

王亨殺陳卞此據明年十二月二日郭偉所中
卞入諱又言亨受偽命武功大夫興州刺史

癸亥詔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以千人屯福州御前忠銳第



六將軍德忠以八百人隸之仍並總帥司節制時宣撫副使韓世忠移兵西去留統領官陳照馬準所部千五百戍南劍州帥臣程邁以兵少為言故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宗高知蘄州用鎮撫使孔彥舟奏也

甲子直秘閣通判嚴州黃裳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賊為漕臣所劾而裳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等言於朝命按其事既而裳亦以賊廢 是日曹成入賀州

乙丑廣東經略司言虔州盜陳顯率眾三千人圍循州焚龍川縣詔江西大帥司遣將捕之顯初見元寅年七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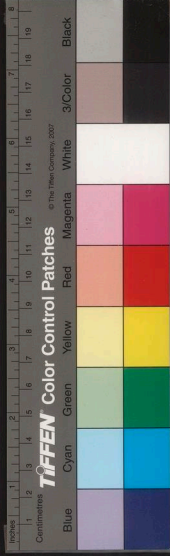
戊辰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毋得用重刑以秘書少監傅茲卿有請也

己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直秘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隨軍轉運使趙開措置川路隔槽酒務自建炎四年春至紹興元年秋增收息錢一百四十萬緡已陞直龍圖閣詔中書省給告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翟汝文奏知政事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軍中糧乏詔光世具見屯鎮江官軍單甲姓名責取統領官保明申尚書省 故監察御史沈疇贈直龍圖閣以議章

盜鑄獄忤蔡京謫死故疇德清人 事見中觀元年九月丙申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此即建炎三年所省者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東晉之初首開學校頃緣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



從鶴城今所在州郡添差莞庫捕盜者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欲望稍修學官使士子有所矜式且廉退之士不至棄遺事下給舍看詳而有是命

壬申以平范汝為德音釋福建諸州雜犯死罪已下囚其脅從歸業之人自今毋得告鬪上四州今年夏季稅及夏料後錢下四州民嘗遭焚劫者蠲今年夏稅訪聞舊來未行茶引歲收息錢至九萬緡自置茶事一司所收十餘萬緡除官吏支費外較其所入與搭息不甚相遠仰本路師臣監司同共講求利害以聞 初命江東統制官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閻臯以所部五千屯邵武軍臯以撤援賊首熊志寧武功郎充前軍統領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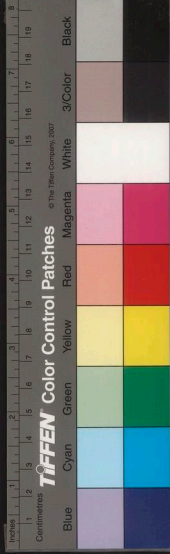
世忠言于朝降臯兩官衝替遂併其兵 中奉大夫廣東提點刑獄公事宋 先為福建等路宣撫司叅議官 是日建武軍節度

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進降之進寇江州之瑞昌帥臣李回遣惟忠討捕時賊衆萬二千官軍八千而已平旦惟忠渡江先鋒將武德郎閻門宣贊舍人傅選悉五軍旂幟行以壯軍聲賊謀知之曰先鋒尚如此若全軍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詔以進為從義郎其徒十三人皆授官仍留江州屯駐

留屯江州在六月士

寅進補官在八月乙未

癸酉廬壽等州宣撫司奏偽齊兵犯壽春詔本路宣撫司不須輟舉甲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罷初上幸浙西而漕臣營宮室



聞諸邑有取材於民者遣御史黃龜年視其籍而以錦帛與度牒償之松年恐得罪諭屬縣詐言已償民間三分之一而具文以示龜年事聞故有是命

乙亥昭慈獻烈皇后小祥上不視事郡臣進名奉慰 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 尚書戶部侍郎柳約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江躒言約頃守嚴州畧無措置也 詔進士第五甲人特免銓試仄丁丑秦直大夫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罷以宣諭使傅崧卿言實闇懦不才自到官之後止在揚州乞別選能吏故也戊寅戶部尚書李彌太兼侍讀彌太乞講筵官不許留身奏事從之日歷無此今以沈與之求初彌太章疏附入

已邗執政奏事上諭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擅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頤浩聞桑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且言近聞金偽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自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及是上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朱勝非秀水閩若錄紹興二年呂頤浩奏繪同東政繪引頤澄浮躁之士列于要近以為黨助謀出呂而專任內外之事於是降制除頤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修政局議更張法度而繪領之檄趙玘之遺史頤浩始開督府乃因桑仲黨所擯也又是時繪仲元頤浩遂提行以事考之此說為徒皆賢士不得以傾險浮躁名之 詔三省樞密院人本宗有服親勝非所云恐非其實今不盡取 元年十不許任軍中差遣如違重行黜責時辛永宗既得罪事見元年十



而神武前軍統制王瓌又奏省吏單知彰之兄為本軍准備使煥
論者恐其刺探省中書故條約之 中書言諸路州縣民戶因兵
火逃亡者田業三年外許人情射在十年內者雖已請射聽理認
歸業已施功力者償其費客戶權田者聽免一料科催田主歸業
者倍之仍免二年非泛科配

庚辰夔州路安撫使韓迪奏祁王見任本州詔國子監丞李憲宣
召赴行在初迪功郎李霞者監富順監鹽井其子勅不肖蓄妓家
貧無以為資逼保義郎杜遠於萬州欲從之假丐即偽稱祁王遠
以舟送至夔具以告迪迪聞於朝會內侍楊公謹在夔與勅相見
公謹頗能言徐王起居狀勅遂更稱徐王迪不疑其詐即以白宣

撫司宣撫使張浚令內侍武翼郎趙彥民馳視彥民心疑其非而
依違以對浚以為然乃給觀察使俸命憲皆勅赴行在

十月庚寅行遣

武功郎樞密院兵房副承旨劉希房等十九人各進秩一等以本
院言昨范汝為破滅係本房首尾應辦措置行遣調發別無他誤
故也既而言者論吏行文書蓋其職也今各進官恐將有捐軀冒
死之人聞之解體而主帥論功第賞轉益冒濫乃命收後旨勿行
第行犒設而已

後旨在此
月丙戌

朝奉郎江漢者初具本樂府撰詞曲

得官宣和末為明堂司令至是除通判郴州言者以為不可罷之
太學生許燾上書論事上召對命為迪功郎

壬午手詔曰比自宗朝播越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隔絕滋久



間有流寓東者往往之謀寡援致姓名不能上達良可惜也可詔
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舉三兩人以備器使起居郎陳
與義試中書舍人 是日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於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考績
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過體貌惟均凡一時啟
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才器試可乃已豈可二哉
尚慮進用之人才或勝德心則媚與潛效徇私浸成離間將見分
朋植黨互相傾搖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繼自今小大之臣
其各同心體國敦高中和交修速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
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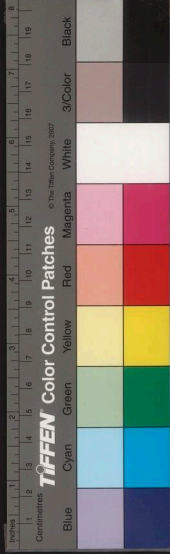
秉政檜知頤浩不為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頤浩
而專朝權上頤覺之故下是詔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孔子曰大

之帝王之道其大如天寧有私哉然而夏者兩小民惟曰怨咨不
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以小民之意而窺天者不知其為大宜其不
免于怨之也太上皇帝謂登庸二相體貌惟均一時改擬薦聞之
士題材任使曾無有二此如天者也進用之人或潛效徇私
寢成離間使分朋植黨互相傾搖之患不免上貽聖慮此猶以私
民之意而窺天者也夫抵天下之事不患于不可制而患于不能
知之之于微而革之于早豈有不可制之事或比太上皇帝所以
于其幾微而明辨之不慎于播告之修而以絕朋比之漸也

秘書丞李藹為孫傳請謚遂謚忠定 直秘閣知郴州趙不群陞

直顯謨閣知鼎州充湖北路兵馬副鈐轄代程昌富也時湖南多
寇盜二人卒不果行 詔臨安府令馬步軍司分左右廂巡警照
管時初命平海軍承宣使蘭整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而權主



管步軍司邊順援東京舊例為言故有是命

甲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斛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上曰一二日前猶有言者謂當遣人副浚治軍朕念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翟汝文皆曰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劄國論大略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大飛鵲駐抗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兵可以強國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陝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臂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為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

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南多使暴客錯雜君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荆渚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有更張放二人之績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漕憲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已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諸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左宣教郎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呂祉亦言荆楚乃行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時已命劉洪道鎮武昌而洪道未至也 詔今次補授文學人不俟赦降今陞朝官三員



保任聽恭選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上寬聖慮上曰朕

宮中亦自有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質儉

中興聖政上謂呂頤浩曰此來若雨而日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
部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賦上瑞
何必甘露慶雲邪頤浩奏曰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禾穗入禁
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意必留正嘗曰昔周公
於詩作七月歷序稼穡之艱難於書作無逸必曰知稼穡之艱難
稼穡既事爾何與於一人之貴哉蓋惟至貴不忘矣至賤然後能
有其貴况農事食之所出而食者民之所以生歟周公之意可見
矣太上皇帝憂雨之久而喜晴取麥於郊而喜麥之秀以爲過於
甘露慶雲之瑞大哉
王言真中興之本歟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加封梓潼縣英顯
王武烈二字王晉人張惡子也居縣之七曲山舊與姚萇交連萇
據關中因不復出後人即其地祠之浚言比形靈應大破羣凶詔

令中書省出告 是日李綱始受湖廣宣撫使之命置司上遣內

侍蓋撫門令見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綱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

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

今雖閒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

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 是夜太平州軍士陸德等縱火作亂囚

守臣左朝奉大夫張錡殺當塗縣令鍾大敞閉城自守先是錡與

兵馬鈐轄武經郎趙子綱不協劾罷之子綱因激怒諸軍既執錡

遂領州事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聞變遣統制官耿進右奉議郎通

判建康府錢需率兵水陸捕之

子綱罷在
四月己巳

丁亥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進秩一等榮為盜久朝



文獻通考卷之五百

廷聞榮與其部曲殺平民而取其賞命劉光世圖之尋召榮入朝

復進官遣還郡

命劉光世措置在去年十一月庚戌降旨召榮在今年四月乙卯

戎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曰頤浩都督江

淮荆浙諸軍事制曰盡長江表裏之雄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

貴咸聽指呼時頤浩將謀出師而秦檜之黨亦建言昔周宣王內

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上乃命頤

浩總師開府鎮江頤浩請辟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

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

牒八百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仍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

事皆從之

頤浩都督之除日歷會要玉堂中興制草皆在此日而熊克小歷繫之四月十八日已前蓋以是日上有專治

軍旅之論不知是時雖有定議未降制也但日歷載頤浩畫一陳請狀在四月三日所不可曉當是閏四月三日所奏而日歷誤繫之四月初間今

併附此後考故追復觀文殿大學士相國公韓忠彥追封魏

園公以元祐宰相入黨籍者八人獨忠彥未加贈故也南康軍布

衣李或元祐戶部尚書常之從孫也靖康末嘗率里人捍賊江西

師臣板授迪功郎至是安撫大使李回言其學行於朝詔補正

已丑給事中王叔敖守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降授左武大夫萊

州防禦使閻臯赴都督府軍前准備使喚臯故為呂頤浩部曲故

頤浩請之武德郎江東安撫大使司同統制趙琦為樞密院准備

將領尋命琦以所部二十九御前忠銳第八將

琦已見三月壬辰改充忠銳將

在五月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監舊有後兵五百提點司歲給黃

忠文公集卷之三

卷五十三

九



文獻通考卷之...

銅五十萬斤白錫五十萬斤鑄錢二十萬緡及是統餘後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端明殿學士知潼川府宇文粹中求去張浚承制以其弟直秘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時中代之又以右中大夫陳古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粹中奉初以七月庚午得旨蓋用浚奏也續成府時中以四月二十八日

改差故
附此日

是月直秘閣主管廣西經畧司公事許中令諸郡上下輸召募勇敢錢戶八千自治平間平聞於廣東湖梅循惠等州專置槍手熙寧間又於諸州開兵處增置保丁每農隙輪赴州縣教閱防守若廣西邕州之峒丁本以防邊交趾而欽廉宜融平觀諸郡亦各有土丁欽廉之沿海宜融之防邊率以三等戶五丁取一至四等以

下則戶以一丁充團結而已平觀攷邊之地則團結父子全丁凡土丁者並蠲其身丁稅錢皆不離本處及中為廣西帥始調羈縻州峒丁赴靜江防拓往來剽掠所過騷然經涉冬寒死者殆半每遇戰守則統兵官先驅土丁赴敵潰喪愈多至是以聖旨盡發一路土丁既而言恐妨農事上欲召募敢可丁輸錢五千并折米錢三千並易輕齋赴帥司一方大獲三年二月壬午明素奏許中五罪論科土丁錢事在此月

今附

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漳州趙億乞守本職致仕許之

億年總五十三也

日登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呂社等篇章修入汪藻作億菜誌但云以疾請老從

之亦不言其故日歷此月九日壬寅有部省奏廣東運司建炎四年程米陳腐耗慢失職不從刑司最實指彈然止是詰責當職權買官億前任轉運使恐非其實故也訪附于此國史須詳考

顯謨閣直學士李偃卒於饒州



偃傳在此月
未得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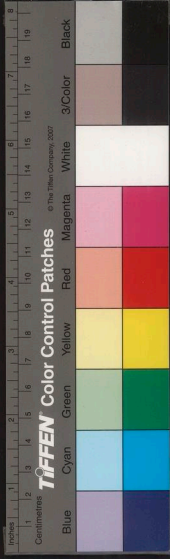
庚寅雋齊劉豫移都汴京士民震駭豫乃下詔以撫之因與民約曰自今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豫雋尊其祖忠曰毅文皇帝廟號徽祖父曰睿仁皇帝廟號衍祖雋左丞相麟蒼所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以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馮長寧奏謀軍事從汴京留守益為京兆留守豫在開封凡軍國事以至賞刑聞訟母巨細申元帥府取決汳河汳淮及陝西山東等路皆駐北軍由是賦歛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雋太常博士直史館祝簡獻遷都及國馬賦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芻之船豈惟觀長淮飲大江而已哉豫

批云文賦非治天下所尚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殆志監牧國家創業力為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馬為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牧養芻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者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軍政與減磨勒以示無言不酬時西京奉先卒李英賣注腕與虜人豫疑其非人間物驗治得實遂以其臣劉從善為河南沙淘官谷浚為汴京沙淘官於是兩京民間窖藏及冢墓破伐殆遍矣

左相
矣

趙姓之遺史於此書張孝純罷相劉麟東政恐誤麟去年已為

閏四月辛卯朔戶部尚書魚侍讀李彌太秘書監傅崧卿充徽猷閣侍制並為都督府參謀官直顯謨閣福建轉運副使李承造陞



直龍圖閣為參議官尚書右司郎中姚舜明充祕閣修撰為隨軍
轉運使起復左武大夫榮州團練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復榮
州防禦使兼都督府統制軍馬翌日頤浩言臣今以僕射職事出
凡所措置乞一切作聖旨行下續具奏知許之後數日彌太於講
筵留身言東晉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佗顧
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
政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為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陛下必欲
遣臣與茲卿當別為一司同察頤浩過失密以啟聞上以為離間
君臣彌太遂改命尋詔謀議官叙位視兩省官奉使機宜官視職
司幹辦官視雜監司選人在諸州通判之下時已罷隨軍轉運使

而崧卿舜明所除職論者以為太優殿中侍御史江躋請降旨以
督府權任至重特許置隨軍漕臣一員又請自今非任宰相暫

出撫師其所辟僚屬除官進職不得輒援此例詔令三者遵守順

浩不悅許置隨軍漕在此月內中參謀官已叙位指遣內侍衛

茂實往紹興府津送所留宮人赴行在輝在五月戊辰江躋論僚屬職名在六月戊戌詔左朝奉大夫知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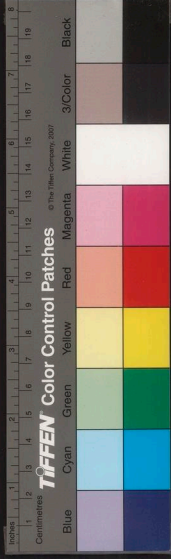
州張鐔先次衝替令安撫大使司追攝取勘時本州言鐔自到任

不法等事已行拘收聽候指揮乞早降曲赦庶民一向安業中

書乃言訪聞鐔賊汙不法郡民厭若遂罷之仍詔陸德等並特與

放罪既而聞德不服乃命知池州王進合兵進討又詔江東安撫

大使李光親往視師未行而城破遣王進在乙未詔光躬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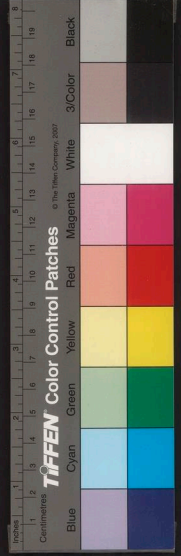
壬辰詔戍兵於屯駐所在有違法許守臣監司按舉其兵校於知
通並依階級法用樞密院請也

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其尚書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閣門祗候沈起
入貢詔秘書省校書郎王洋押伴楷獻金百兩銀千兩帛二百匹
紙二百匹人參五百斤詔賜惟清起金帶又賜酒食于同文館辭亦
如之初議遣從官出使既而不果行洋資深子也直秘閣主管
洪州玉隆觀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為右丞奉郎封衍
聖公

甲午上諭呂頤浩曰卿者父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軍委卿不當
復親細務頤浩惶恐奉詔

乙未呂頤浩以右朝請大夫令時主管行在大宗正司上令易環
衛官頤浩言令時讀書能文元祐間蘇軾嘗力薦恐不須易環衛
上曰令時昔嘗事宦官譚稹清議不容不當復齒士大夫之列乃
以為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令時燕懿王元孫也宣撫
處置使張浚奏以通直郎王擇仁知涪州擇仁初除河東制置使
制置使會都統制韋忠佗不能守以小寨降敵統制官宋用臣馮
竇以餘衆赴宣撫司擇仁因改命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
及人正奏名與進士同出身特奏與諸州助教調官如文學例以
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戶部尚書兼侍讀李彌大罷為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仍



詔以彌大係侍從官特不避本賞御史中丞沈與求言彌大謀間
君臣妄自尊大自陛下駐蹕錢塘四方顯顯日望朝廷為向進之
圖今陛下命願浩提相印總師律都督諸道之兵而節制之聖慮
精微罔不由畫中外翕然為甚盛之舉彌大設有他見自合委曲
開陳贊廟畫乃緣懷私妄有奏請掩陛下推誠待過大臣之盛德
沮陛下抗志經理四方之遠圖望賜降黜疏再上後六日詔彌大
落職奉祀 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境
上大破之初成既得賀州聞岳飛至以兵守莫邪關飛遣前軍統
制張憲攻關軍士郭進與礮頭二人先登揮搶而出殺其旗頭
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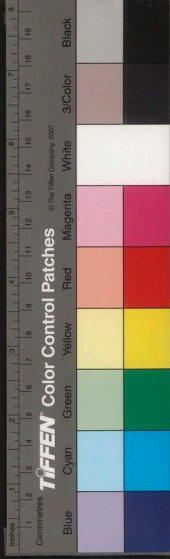
以歷飛申以閏月十二飛喜補進秉義
奮關口合併附此

郎解金束帶以賜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
甲以所虜婦人佐酒賊黨視再興率眾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却
順夫為再興斫臂而死飛怒盡誅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
以贖罪會張憲與撞軍統制王經皆至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
官軍追擊不已成屢敗眾死者萬數成率餘兵屯桂嶺縣

楊再興
初見建

交二年六月不
知即是此人否

丁酉詔奉迎温州開元寺直宗神御赴行在初章獻明肅皇后以
黃金鑄章聖神御上恐其誨盜故遷焉因愾然謂宰相曰朕播遷
至此不能以時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
之坐不安席 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觀除名泉州羈管



先是李光為吏部侍郎上疏論覲知臨安府盜用助軍錢四萬餘緡呂頤浩秦檜削光名下其章付大理落覲龍圖閣待制至是獄成覲以衆證坐以經文紙劄之屬饋過客計直千八百緡有司言覲自盜當死詔貸死免決刺所過發卒護送連坐流徙者又三十餘人久之二相免覲上書訴枉乃放還下光章在二月庚午降旨以衆證為定在三月庚戌罷後死作惟留老工數人作方鎰以為武備

戊戌賜紹興府行宮復作府治上謂時方艱難宜惜財用若別建府第益煩費矣直龍圖閣劉寧止充秘閣修撰江淮荆浙都督府奏議官

己亥呂頤浩進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上言大智知

兵法用因語頤浩人材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為宰相當識援人物如大智宜擢以自隨今造水戰之具不當棄能也詔移紹興

府權貨務都茶場於臨安

辛丑詔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池州兵馬鈐轄韓世清特處斬世清既至行在肆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軍中呂頤浩欲除之會浙西兵馬副鈐轄趙令峻訟世清在蘄州嘗以黃衣衣己語言狂悖下大理世清具服因醉怒以緋脚黃旗被令峻向之山呼故抵死仍詔以世清一身專謀不軌其部曲並無干涉令樞

密院榜諭諸軍

世清等事在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熊克小歷三月江東招撫副使李光王夔總兵至宣州光擒韓

世清謀之仍揀吳玠瑛部之赴行在實甚誅矣光至宣州在二月辛卯世清軍在三月壬辰世清伏誅在閏四月辛丑相去凡四十日



北人民來歸者不絕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之未去也亦招宿州
人陸清等率衆來歸樞密院言事體非便詔今後不許招納其後
光世言結約到北界七十餘寨請降詔書撫之上不許是日神
武副軍都統劄岳飛敗曹成於桂嶺賊成拔寨遁去賊將楊再興
為追騎所及跳入深澗中軍士欲就殺之再興曰勿殺當與我見
岳飛遂受縛飛見之解其縛曰汝壯士吾不汝殺當以忠義報國
家再興謝之飛留以為將時成既為飛所破遂走連州飛命前軍
統制張憲追之成窮蹙又走郴州守臣趙不郡乘城固守成轉入
邵州會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既平閩盜乃旋師永嘉若
將就休息者而道處信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群賊不虞其

至大驚以為神世忠聞成屢北遣神武左軍提舉事務官拱衛大
夫貴州刺史董收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有敢最獨不從率衆走
沅州戴白巾稱為臣報仇最後歸於張憲曹成受韓世忠招安諸書不見日月按世忠以前去此蓋閏月今併附此當考

六月五日奏到則必在五月半已
丁未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席益移知平江府賜福建等路宣撫司
錢十萬緡以賞戰士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復徽猷閣直學士程
唐為寶文閣學士充叅謀官專一措置財用浚言唐累該赦有合
復舊制已劄下先次繫階乞下有司於寶文閣學士上降勅又言
四川監司知通關人去處本司已差官到任而朝廷所差官後至
者乞別與本等差遣皆從之御史臺檢法官晏敦復言違事曾



祖母張氏乞納左承議郎一官為張氏追封許之數復殊曾孫也
已酉更鑄樞密院印 初武功大夫崇州刺史樞密院將嶺韓京
以所部屯茶陵縣而湖南安撫司統制軍馬吳錫在郴州二人皆
起於羣盜所將多湖東士人京本王以寧部曲兵皆精銳聞以寧
之廢心常不平會有前河東經畧司幹辦公事王久中者遺錫書
論京專權擅命錫聞於朝事下韓世忠未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
飛并京錫軍自將之至是以聞

庚戌武德大夫知池州王進言已復太平州先是江東安撫大使
司統制官張俊耿進等攻城未能下進以所部赴之叛兵陸德等
受招進挺身而入其次周青者言不順進乃召使臣張錡叱令置

對乘賊不意執青斬其首俄而耿進自西門張俊自南門入諸軍
既不相一遂殺人縱掠城中亂兵馬鈐轄權州事趙子綱乘間遁
去俊執德以獻伏誅其後二人交訟其功詔李光宪實光上進等
及軍士五千八百餘人功狀於朝上命以功贖過而子綱與錡皆
勒停初進在池州嘗以事械司理叅軍衛允迪而釘其手言者交
奏其狀未及究至是呂頤浩遂命進以所部二千屯饒州

進罷池州不見

月日按日歷九月戊寅樞密院勅會都督府已差本府統制官王
道將帶官兵前去饒州駐劄候到饒州權聽守臣李彌遜節制今
附見德之始叛也懼官軍將至謀盡黥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

後擁眾渡江慈湖寨兵馬俊適隸周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
人殺賊然後諭眾開門其徒許之後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

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頸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首被傷
卧旬日賊黨益落官軍四合遂就誅後贈俊修武郎為立祠號登
勇按史王遵以閏月四日奏捷且奏張俊肩爭如賞士子詔李光
體寬甲寅俊申建恣行殺戮五月丁酉光奏子綱罪勒停九月
庚辰詔以功贖過更不推恩始終凡百萬餘日事今曉書之傳傳在
十二月馬俊贈官在三年十月丙申立祠在四年正月己巳
辛亥百官以天申節開啟道場于天空寺有軍將乘馬與權吏部
侍郎廖剛爭道蹄傷剛左股宰相奏軍將爭道當降黜上曰第言
軍將犯朝儀可也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車駕時巡則諸將
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玉食不備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
昔為元帥與士卒同甘苦日在道絕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居禁
中雖官上食間食羸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初

陝西都統制吳玠戍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飢而
利夔路崎置使熈知興元府王庶過為守備閉石門仙人關塞廢
斜路高販不通玠彥病之因訴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浚初欲調護
庶令與玠彥結好玠彥言庶過已無善狀始廢治權酷與關市之
征得其贏以市軍儲有三年之積又為亭榷數百達于秦川至歲
終有三萬人仗於是言庶難制馭者浚感之檄召諸帥會于盩
昌庶亦覺有間已者以素隊數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
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不樂曰君欲棄三秦耶乃以便宜
命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是日似發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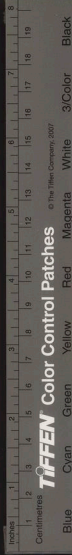


癸丑端明殿學士許翰提舉萬壽觀趣赴行在時翰避地嶺南辭不至
申寅詔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朱勝非許自便 尚書
右司員外胡世將守起居郎中大夫洪炎為秘書少監秘閣修撰
劉棐為右司郎中監察御史黃龜年守左司員外郎炎弟宣和中
中嘗為是職坐元祐曲學罷去至是復用之 樞密院計議官張
致遠添差兩浙轉運判官 河南布衣林向進硤石論詔赴都堂
審察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呂頤浩奏檜言祖宗舊制
內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奔競之風息
近世堂除開多侵占注擬士人失職廉恥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
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官職書局編修官外並
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詔諸鎮撫使襄陽桑仲河南翟興荆南
解潛金州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州王亨訓習兵馬廣行
布種儲蓄糧食非奉朝旨毋得出兵

丁巳右通直郎新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蔡延世改通判
太平州以才選也

戊午寧武軍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東宣撫使劉光世特
起復光世始聞父延慶之喪詔遣中使起復故官治軍事光世乞
持喪不許賜金帛甚厚 欽宗寶錄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丙辰金人
西兵萬餘人奪開遠以出至龜兒寺為逆騎所殺靖康朝野僉言
等語書所載尤詳而光世自言弟光烈自陝西前來面說有保捷



兵士王進自金寨中走歸稱父于建炎二年內結約本朝人要走歸金知覺捉回逆被害身七疑光所云走卒之言未足據趙姓之遺史延慶死于亂安光世不知其存亡多以金寶道人諸偽境尋放紹興二年五日有客入自陽地來得其父之骸骨言死狀皆不可參考云以青雜甘草把中故偽境官司不能幾察或勸光世剝皮滴血以驗之光世不從以禮安奠發衣成服姓之所云必有據今附見此將仕郎賀原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廩鑄子也

已未降授左朝奉郎留岑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去年十一月乙酉劉起知光州注或

與此相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起復朝請大夫張澄為利州路轉運副使宣教郎夏珙權陝西路都轉運司判官公事秘閣修撰程

千秋知巴州澄滎陽人始以娶宗室女補右職後王黼薦易文資

建炎初黃潛善以為樞密院編修官與浚同命故浚引用之封

漢南昌尉梅福為吏隱直人初襄鄧鎮撫使秦仲既為都統制

兼知鄂州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副都統制李橫于鄧州熊克小歷云仲

母奔告李同副統制魚知隨州李道聞之與橫共率其兵縞素圍

鄧明有口辨登城謂橫曰仲心難保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

人分其衆與地請命於朝不聽攻之彌月橫刈其麥以贖軍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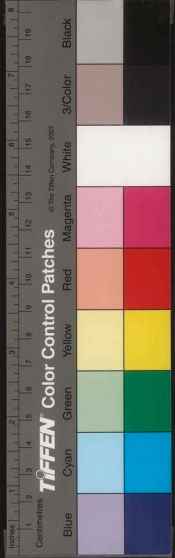
狼乏至是攻圍益急惟西城石壁下臨漢江敵不能近明知事急

乃夜半縋石城而下與其徒數百泛舟順流而去翌旦橫始覺之

追之不及明奔德安府鎮撫使陳規謂之曰仲鎮撫也汝為其屬

而殺之如法何當遂許于朝以辨曲直明乃去謂人曰仲明皆黜

寇也今兩亡矣橫遂併將鄧軍留其黨李簡知鄂州惟後軍統制



王嵩奔劉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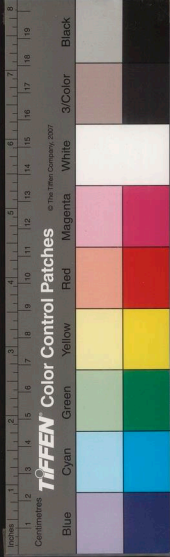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天慶觀之望祭殿始
牲玉自政和行方澤之祭改設皇地祇位于壇南方北鄉至是將
命大臣侍祀禮官請如舊制為位于北方南鄉從

禮官奏請在
閏月庚戌

辛酉兵部尚書兼侍讀權邦彥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邦
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其一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
勿苟安於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
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
故事日陳於前以裨聖學其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諛偷合苟



王嵩奔劉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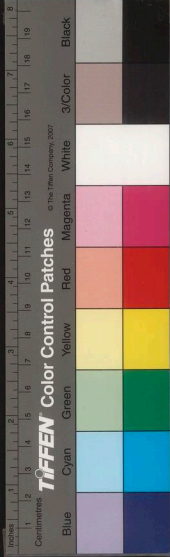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天慶觀之望祭殿始
牲玉自政和行方澤之祭改設皇地祇位于壇南方北鄉至是將
命大臣侍祀禮官請如舊制為位于北方南鄉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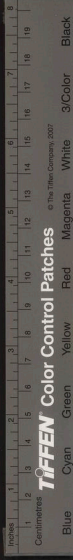
禮官奏請在
閏月庚戌

辛酉兵部尚書兼侍讀權邦彥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邦
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其一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
勿苟安於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
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
故事日陳於前以裨聖學其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諛偷合苟



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懷設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腹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閭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大將然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合令松江州縣各脩其境內而總之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善乃薦用之給事中程瑤言邦彥不可用不聽邦彥在樞筦又言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人心不忘王師一興諸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賊騎悉往

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入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覘者報敵兵疲于浚河之後而守淮之兵皆持挺之農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者哉然疆理淮堦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措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 翊衛大夫泉州觀察使神武右軍前部副統制魯珪特貸死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免真決不刺面配瓊州本城收管珪前在京東掠取良家子且賊殺不辜為人所告下臺獄當斬上以珪累立戰功特貸之其三子並留右軍仍令監安府遣官兵自四明市客舟由海道護送 樞密院言據探報敵人分屯淮陽軍海州竊慮以輕舟南來震驚江浙緣蘇洋之南海道通



欽定四庫全書

快可以徑趨浙江詔兩浙路帥司速遣官相度控扼次第圖本開
奏 詔迪功郎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高佑贈承務郎
與一資下州文學以為鍾相所殺特錄之也 詔神武諸軍御前
准備差使使喚使臣不能馬步射者並放罷發歸刑部 戶部侍
郎黃叔敖請江東西路今年上供米並赴建康府饒州寄敷以候
行在取撥非奉朝旨雖安撫大使及諸統兵官毋得擅支如違取
旨竄責漕臣不舉者與同罪從之 檢校少保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都總管楊惟忠薨惟忠之討
趙進也郎軍中得疾還洪州一日而死安撫大使李回收其軍隸
本司以統制官傅選胡友所部四千人為前後軍又命親衛大夫

鼎州團練使祁起將餘兵五千充本司統制

此據今年七月六日李回所奏增入

惟忠起行間蕙長戰守宣政間在陝西頗有威名及從上至東南

官崇志滿不肯盡力穀譽日衰薨年六十六後謚恭勇 偽齊劉

豫聞桑仲死遣通直郎張琬持敕書至隋州招李道使臣彭義至

鄧州招李橫時橫留別將蔡立知鄧州二人皆不受且執其使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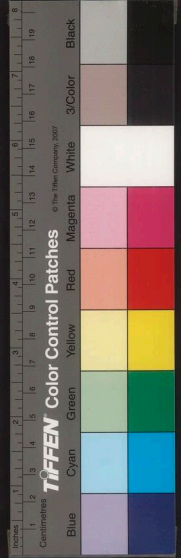
聞詔嘉獎據李道申偽璣以五月二日到李橫中以五月三日到

李回初二日也故附于此其後陳觀言于朝六月壬子

降詔獎諭八月甲辰三人各進二官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魚侍讀呂

頤浩薦之也勝非以前宰相侍經筵不帶職名亦非故事
癸亥呂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延壽二軍



從行百官班送

趙姓之遺史順浩出師在壬戌今從日歷姓之又云順浩以新叔置忠銳十將偕行按日歷閏月三日有音呂順浩進銳初十七銳制將伍不許出城辭送則忠銳

六將軍德忠先已從由世景在閩中此云十將亦誤矣第四將邵青五月壬午揀併元只在臨安蓋第一將崔增第二將趙廷壽皆從順浩行餘人不與姓之不深考耳

甲子武節大夫果州刺史魚閣門宣贊舍人襄鄧鎮撫使司都統制知鄧州霍明權襄陽府鄧隋鄧州鎮撫使司公事權知襄陽府聽呂順浩節制其鄧州令軍中統制官同舉可以服衆者權知其名聞奏朝廷始聞仲死故就命之翌日遷明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仍賜詔書獎諭不知明已叛矣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為將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二三

大將嘗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約之中尚多奇士願詔管軍臣僚及都統制官與夫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有謀畧精深武藝超卓者具名來上陛下親屈帝尊問以恢復之計果得其人則不次用之庶幾豪傑並出故有是旨

乙丑進士及第張九成為左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九成兩浙路類試為第一用陞甲恩特遷之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輝陞秘閣修撰仍賜三品服直徽猷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天民罷先是上聞常州科歛害民遣度支員外郎胡蒙往究其實未奏天民自知常州改命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朝廷號令之出要當使民信之而已方體究其罪乃加除擢賞刑措亂



民其信乎朝廷示人好惡如此儻使胡蒙稍懷觀望豈肯以實達於陛下之前四方聞之謂朝廷陽為寬恤之言陰縱掎克之吏欲使其知禁勸蓋亦難矣况天民培克蠹民為浙江諸郡之最嘗致無錫縣之民不勝誅求之苦致有自斷其腕蔽寬訟庭者亦有自溺于井者天民庇而不發今又付之廉按之權責之澄清之任未見其可乃罷天民令提刑司治罪 忠訓郎韓邁為閤門祇候知孝感縣初孝感關令久鎮撫使陳規聞邁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為尉以蕪邑事適去縣十餘里臨河築壘以捍賊未幾有告邁謀叛者規謂之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為賊破者獨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割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為反邁叩頭請死規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終兩日邁斬謀亂者數人以獻規上其功於朝故有是命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以言者論其苛細也

戊辰言者奏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免要在居官任職之人或先事以折其姦或乘微以戢其暴如火始燃隨即撲滅昨范汝為嘯聚回源初不過四十人不時討殺遂致賊得為計日以滋蔓至頌朝廷遣將出師僅能得其死命而遺黎之不遭賊者十無一二蓋不勝其酷昨者宣撫司所上功狀動以千萬計朝廷既捐賞以予之顧一時養寇遺患有如前所云者豈可以置而不問望陛下以臣章付外議當時帥臣監司郡守縣令之罪特出威斷施行庶為



欽定四庫全書

盜發所臨謬懦不及事者之戒詔本路轉運司體究申尚書省時

建州守臣朝奉大夫韓玳已罷去於是又降二

玳降官在九月庚午

已已詔侍從官知州於本路安撫大使用申狀前宰執即書檢

庚午岳飛奏破曹成於賀州詔飛不以遠近襲逐如成肯自新一

面從長措置直徽猷閣劉民瞻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自建炎

以來川陝帥臣部使者皆張浚版授至是稍以勅除浚尋徙民瞻

成都府路轉運副使

成都滿司題名民瞻以今年九月三十日到任

江東安撫大使司折

帛錢十萬婚為修行宮之費時李光言建康自一都會望朝廷畧

示經畧之意故有是命

卒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

子偁初見建炎元年十月

時集英殿

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令應奉詔選宗子伯琮伯浩入禁中伯浩豐

而澤伯琮清而癯上初愛伯浩忽曰更子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

猶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拱立如故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

重耶乃賜伯浩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子偁為左宣教郎

此以

日歷及王明清揮塵錄舊諱恭修熊克小堽云上以子偁之子生

有聖賢育于禁中又云錫名伯琮臣謹懷辛陵謹師舊諱從王殿

宗至紹興三年二月壬寅除防禦使然後改賜名去

伯字克諱也明清云伯浩後終于温州兵馬都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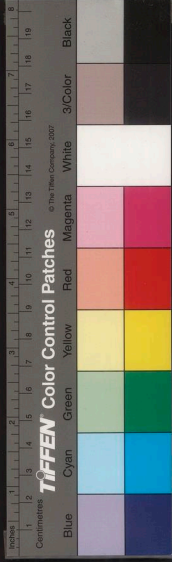
葛珣以舟師至淮岨為海州艚船所邀呂頤浩言賊船雖不能多

載騎兵然乘秋初北風南來錢塘江上震驚行朝乃詔温州州募

海船土豪抗越蘇秀州措置庠俟

壬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窮督獄訟

斬黃鎮撫



使孔彥舟言劉偽已遷汴京金人留戍甚寡人苦科後日望王師
土豪人戶尚有團結保險堅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為大元帥宿
重兵於淮南要害之地以為根本指揮諸鎮分道進兵將見天戈
所指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藉以為兵不必乞師于神武取民
所餘資以為糧不必仰給于縣官河南之地指日可定而京城孤
立矣一旦會合輻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
府鈐轄統領巡社鄉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粗知姓名見今所部
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陣習知山川不煩鄉導伏望
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至蔡迤邐進兵詔
賜勅書嘉獎仍令就都督府計議 大學博士詹公薦自東京適
歸行在詔吏部與見闕差遣

甲戌給事中程瑤為尚書兵部侍郎瑤以親年高求去後三日除
龍圖閣待制出守已而復留之

瑤復為給事中
在此月辛巳

乙亥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自來全無纖毫
生事欲以錢三萬八千緡市新淦縣所籍賊徒田宅慮有違礙詔
以賜世忠

丙子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試給事中大理卿章誦權吏部侍郎
剛尋以憂去 右朝散大夫趙元裕行太常丞元裕黨人彥若子

也彥若青州人元裕
祐侍讀學士 通習典故坐父故閑廢四十年至是添差簽書

昭慶軍節度判官祿薄不能瞻請于朝召赴行在遂命之時元裕



年幾七十矣

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庾自温州趨

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綱由汀道州之鎮至是綱言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為之近張浚孟庾為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冒使名孟庾已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盼望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綱又言自建昌度吉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重兵不可行又福建等路宣撫使經由江西及荆湖路分逐路州縣錢米先次剗剗拘收理當通融應副所有朝廷支降并他路所輸錢糧銀

帛官告度牒餘剩之數乞並撥留撥付本司詔剛先往廣東置司

捍寇埃庾世忠撫定盜賊畢赴潭州仍令庾等班師日度量合用

錢糧數外並留與綱細請取撥所至州縣錢四十萬緡米二千斛

為一歲之用又請行移所部師臣監司州縣並用劄子皆從子於

是曹成已為岳飛所破遂就韓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 蘭州

文學王隲坐饋馬進錢糧昭州編管

事見建炎四年十月已卯

丁丑責授中大夫余深復時進朝廷聞深已死故用赦復之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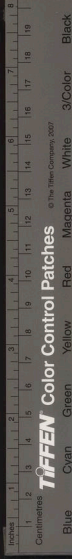
中程瑀言深姦謀陰賊實蔡京之腹心今一赦盡復元官則京黨

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息然青災之赦難施

於巨蠹乃詔寢前命

寢命在此月丁亥

初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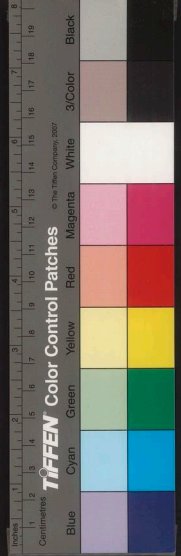


卷之五十四

諸軍事呂頤浩總師次常州而其前軍將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延壽所部銳軍叛于呂城鎮是日叛兵過金壇縣奉議郎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為所敗賊以槍刺之思忠曰寧殺令毋掠藏庫殺平民賊怒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追叛兵至建平縣及之盡殲其眾後贈思忠三官錄其家一人於是頤浩禱疾不進熊克小歷附此事于七月又云頤浩行未至丹陽縣後軍叛去皆誤也日歷五月二十三日都督府申趙延壽下潰兵在廣德軍作過二十六日右司諫方孟解言臣昨晚聞呂頤浩所帶前軍自常州以來逃竄六月七日鎮江府申有都督前軍人馬在呂城鎮作過據此則非後軍也叛去之日不可得而知按張鎮申明胡思忠死事狀云五月十八日有過軍在市殺人即指此事故附見于此忠六月丙申贈官

已郊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閩門宣贊舍人樞密院統制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陞忠州團練使偽齊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郡之兵犯福島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艦又送旂榜偽敵欲聞眾心溫收繫其使至是其聞且乞賜糧舟自募商人販米許之 初御前除戎器而浙東諸州所遺民匠困于工程多以暍死上知之詔給齋糧遺還故郡俟秋深乃集

庚辰詔江東西路糴米十萬石于建康府饒州拊管應副行在及防秋使用自巡幸以來軍儲歲計多仰浙西而平江湖秀之產倍於他郡至是久雨三州中下之田率皆淹沒而上田所損十亦二三議者恐所入必虧故於江南增糴 是日臨安府火弥六七里延燒萬餘家火之始熾也神武右軍都統蒯張俊仗劔登屋督所



部救之不能止最後修內司搭材兵至火乃熄於是臨安府守臣
兵官及三衙管軍皆坐貶秩時浙部淫雨宮稼御史中丞沈與求因
推言災異謂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
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
至者加之以誠夫畏天下以誠則工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
誠則詔令雖繁終于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說間日進將以疑似而
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直士追祖宗之
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虐骨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
宦寺之權而不以誠則難名為裁抑而禁黜之輩不除正宮闈之
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撲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意而行則

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願為福耳上嘉納焉嚴小災于
史不見特與

求章疏中及
之故附于此

壬午武功郎閻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邵青充紹興府兵
馬鈐轄揀其所部精銳千三百人隸神武中軍 保靜軍承宣使

高世則提舉萬壽觀温州供職 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曾肇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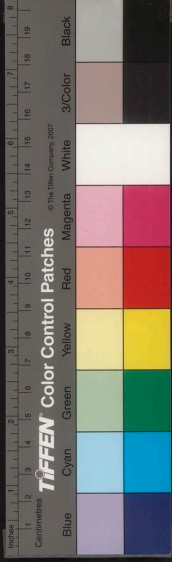
龍圖閣學士謚文昭以黨籍故也

肇南豐人故相希弟元符末翰
林學士待制以上第二十五人

汀州詔泛海往山東者行軍法謀報劉豫於登密淮陽造舟論者
安置

恐賈舟為偽地所拘則棹工柁師悉為賊用故有是旨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金若入寇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
造海舟慮為虛報以懼我議者多欲于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



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及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料况明人捨馬不能有所為若用舟行一舟所容幾馬彼不為此不過分遺京東簽軍乘舟以懼我耳儻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之以待緩急之用彼亦安能衝突望分撥歐進李彥進水軍擇人統之似為利便詔以付都督府仍令江東浙西大帥司海舟並聽督府使喚既而呂頤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遠遠緩急恐失事機彥進見隸劉光世軍中乞就委光措置從之

委光世在六月丁酉

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令諸

軍匠各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所為名仍隸工部日

歷不載此據會要增修會要云隸工部在五年三月而此年六月六日工部侍郎韓尚書已申明看驗等事則是元隸本部也三十年七月黃中又有申明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前左承議郎范同儒不知何時不隸本部

學知兵望起復故官主管都督府機宜文字從之

同初見元

甲申上臨軒踐決繫因自是遂為故事 戶部請諸路上供絛帛

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

兩浙折帛已見建許之是時江浙湖北

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疋

浙東上供八萬淮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萬二

千淮福衣二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福衣萬

江西川廣湖

五千湖北上供三百夔路上供三百已上皆有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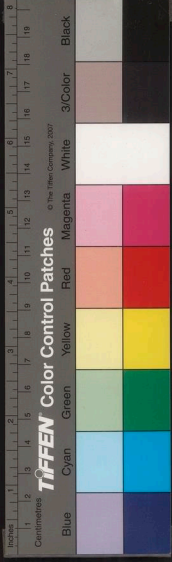
江西川廣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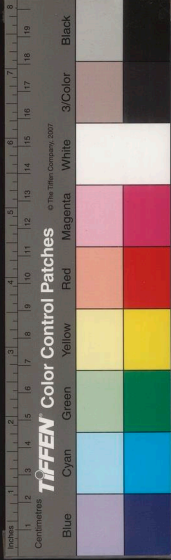
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疋

浙東上供絹四十三萬六千淮福衣

三十八萬一千淮福衣十三萬三千天中大禮八千江西上供四

江西上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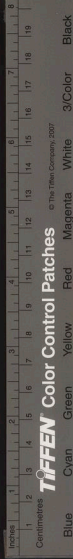
五千淮福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以上四路皆有奇淮東天
申大禮四千九百五十淮西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禮四百
廣天申大禮四千六百廣西天申大禮六千五百西川天申大禮
萬三千東川上供萬一千天申大禮萬六千五百路上供二萬二千
天申大禮七千利路天申大禮八千三百四川宣撫司裁
三路緞三十萬匹又科繳費絹三十三萬匹皆不隸戶部
東川兩
浙湖南綾羅絕七萬匹東川綾二萬六千三百浙西八千七百西
川七千八百浙東四千六百皆有奇婺州
羅二萬湖
南絕三千
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荆湖折
帛錢蓋自此始川絹川布已見建炎四年乙未東蜀絹
三年十月庚寅廣布五年末可參考詔行在
權官並罷惟戶部刑寺許長貳指差見任人兼權時言者論州縣
權官之弊以為屢降約束而監司帥臣未必奉行者蓋由朝廷不
自信其說有以啟之於是自省郎以下權攝者並罷是日始聞
都督府前軍叛詔浙西大帥司遣兵趣捕之

乙酉承議郎葉斐除名鄰州編管坐授范汝為偽命知建州也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於外右僕射秦
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
戶部侍郎黃叔敖為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為
參議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焯
考功員外郎張輿並為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差提舉官以
知今因置局遊書之態克小歷云參詳參議官皆以待從為
之擬差參議官時世將未為舍人居正未為在司克蓋誤也仍詔
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
策監察御史劉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者修其所謂攘夷狄之政
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為哉今不過薄書獄訟與官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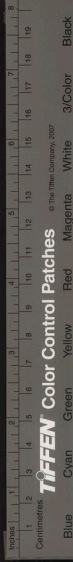
遷除土木營造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工部侍郎韓肖曾應詔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所總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郡所總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所入亡矣積以歲月所亡至多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所入所出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簡明可考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以視出納則則無陷失矣且經費之大莫過于養兵今諸兵軍人亡而冒諸者甚多財如江河難實漏卮願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諸之罪優給告賞斷在必行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艱難以來正兵散於四方流為盜賊故軍籍日削願倣康定治平弓乎義勇之制申以選揀教習之法

即有緩急俾佐行陣或令保守蓋人有顧藉則進必死敵退不潰散矣生民之不得休息為日久矣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為姦歛取百端復為寇所逼逐田桑失時寇去歸業未容息肩催科之吏已呼於門使何所指手足乎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三年收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世將應詔言兵衛寡弱乞以神武五軍並建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為萬乘扈衛以備非常居正應詔言省費尤切大畧謂今有司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為向者一百七十七年之事不思暫廢非所謂知時變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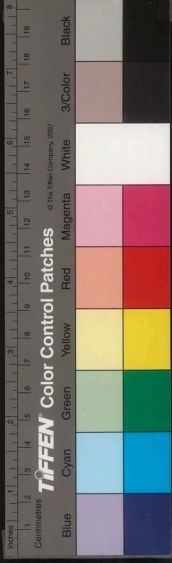
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
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
詔大臣論定若非禦寇備敵與卹民之事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
裕矣司勳員外郎張燾請復置御營司分諸將為六軍命大臣大
將為使副各典一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征鎮使自戰自
守又乞躬行實德以率百官曾統言於檜曰承相事無不統何以
局為檜不聽右文殿修撰李陵應詔言國家承平日久純以文治
其弊極矣自軍興以來朝廷所降類多詭牒非強以與民則莫售
師旅所須最先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民之倍費已莫能堪又
况重役暴斂有不可勝言者故民之流亡終莫能救甚可痛也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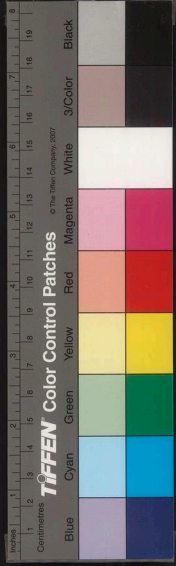
之為監司守令者亦太巧矣監司移文於郡守則曰不得搔擾科
率郡守移文於縣令則亦曰不得搔擾科率舊例和買無本可支
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真者幾何一過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
者預借來年之賦又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乃強取之
雖名曰借其實奪之上下相籠專以智詐此文弊之極也今之為
兵將將者亦少恣矣衣食不取其飽暖而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
堅利而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
盛言收復過賊則千為一過勝則一為千此亦文弊之極也臣願
陛下用夏之忠以革誕謾魚商之質以去華侈守此為修政之本庶幾
其有瘳乎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



六至此而無益於國者軍政不修而軍大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
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潮廣贍之上供之物
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矣計行朝每月官吏之費寡而軍兵之費
多是竭天下之財祇足以養兵兵籍曰衆財用日窘國日削民日
貧厥咎安在議者非不知此意謂兵為大事艱難之際恃以恢復
當盡節浮費惟兵是圖其意識美殊不知欲強兵者正不在冗食
也為今之計儻能一舉而空敵軍暫費暫勞皆不足恤若猶未也
當為長久之慮無徇目前至於大壞而後已今相臣將臣同司兵
柄當汰羸卒矣當置營田矣苟利於國知無不為節制之師固無
可議然徧裨遠去紀律漸疎臣所目擊者試言其畧凡稱統領兵

數不多家口隨行般挈勞重一聞賊至擇其精銳護送老小其用
以自隨者祇辦走計耳此當議者一也家糧口券贍給無餘虜掠
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此當議者二也所至州軍邀
求犒設稍忤其意公肆劫持守令憚於生事竭取於民而奉之此
當議者三也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死亡逃竄開破不明枉費官物
誰敢檢察此可議者四也悠悠之徒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
籍規冒功賞用命之人安得不怨此可議者五也事類此者未可
悉數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其因循以作士氣如此則軍政立矣
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旂管非朝旨而擅
用者依軍法用三省請也





文獻通考卷之...

丁亥左朝奉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仇愈充集英殿修撰
沿海制置使尋命愈領福建兩浙淮東諸路序位視發運使
舉官如兩浙漕臣諸路非沿海州軍皆許按察愈請置司平江之
許浦鎮又辟右承奉郎王安道充本司叅議官皆從之
愈兼領諸路及許漕

察在六月戊申申明舉官及奏辟王安道在六月癸丑申明敘位
在七月庚申吏部言近旨寺監丞已

下令本部依格注擬其間有應堂除及專法奏辟者未有該載詔權
貨務都茶場仍舊堂除御史臺檢法官主簿令本臺自辟其寺

監丞以下及檢鼓等六院官並還吏部自呂頤浩再相用堂後官

純為權貨務場使更鹽法故獨重其職焉
熊克小歷呂頤浩之長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

以上依舊堂除餘悉歸吏部按日歷今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呂頤
浩等劄子云云蓋其為相時所陳非吏部建請也劄子又云寺監

丞法寺官乞令吏部按格注擬其後吏部申明乃留太常國子丞兒所書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亦然今不取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淮盜未通乃通大寧鹽于京西湖北至是
秦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於荆南詔不許
詔止在三

年四月己丑今詳書

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專對令極言得失先

是詔省臺官限半月各術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

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對不及輪對及條列之限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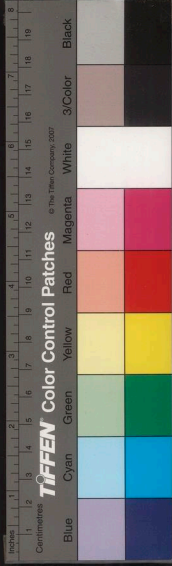
釐務官通直郎以上如初詔
後詔在此月己丑六月辛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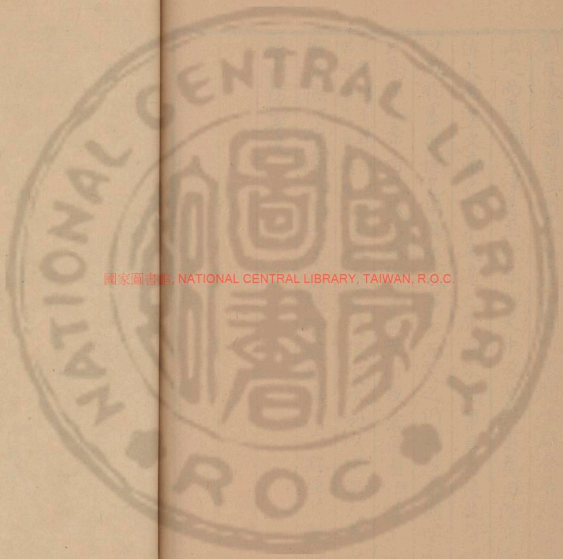
左宣奉大夫新除

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資政殿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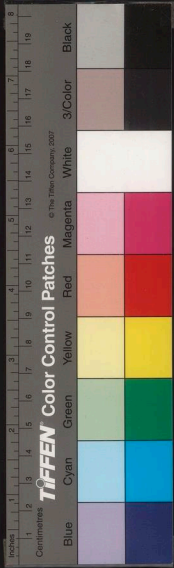
士知紹興府張守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初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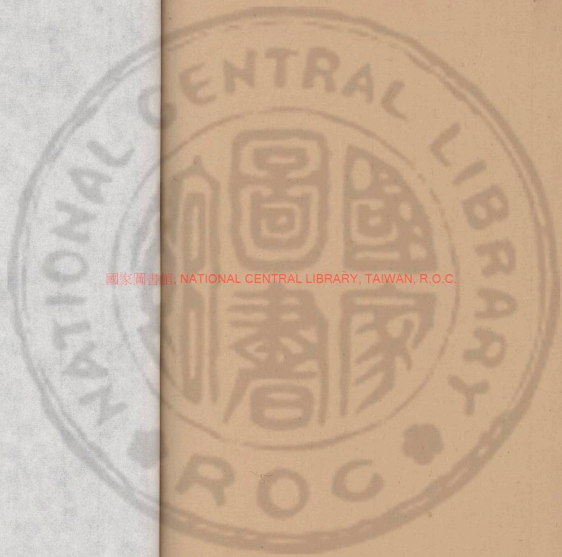
副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等物上命
止之而康國已津送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興求奏曰陛下勤儉德
侔大禹漢文帝已下不足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
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
且為小人布告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棄康國特降二官
日事但不詳今以與求附傳及奏議增入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拱衛大夫貴州防
禦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熙秦兩路軍馬關師古為
榮州防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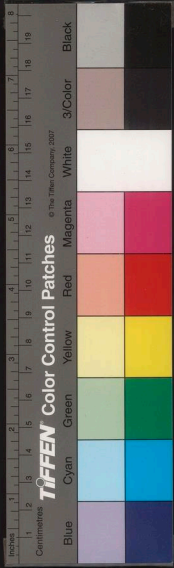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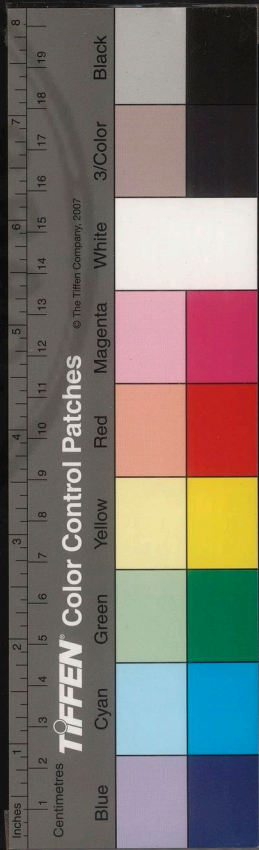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紹興二年六月至
九月

冊三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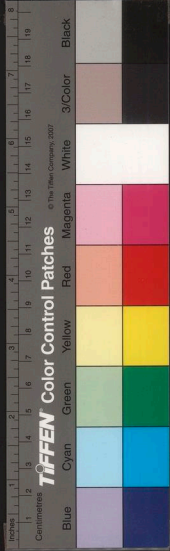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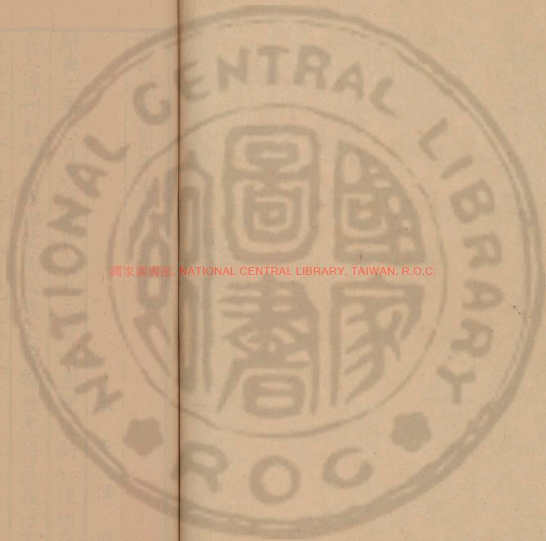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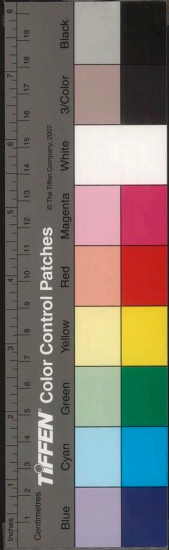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6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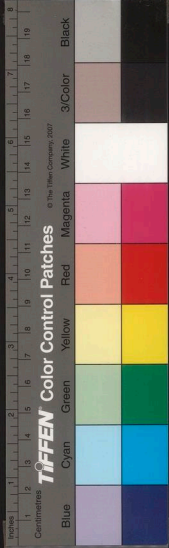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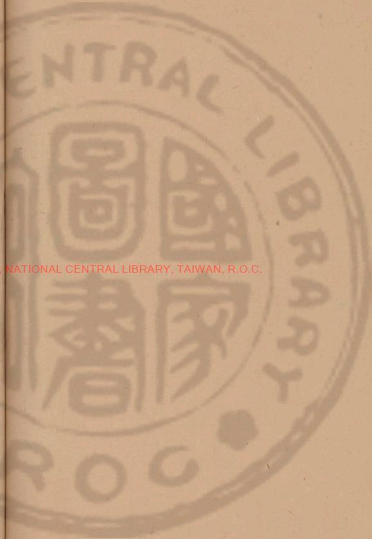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六月庚寅朔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復州李宏引
 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時韓世忠將至長沙宏遂有
 殺友之謀是日因其諸天慶觀還襲殺之于市具將王進王浚以
 所部數千人遁去宏屯潭州宏殺馬友趙姓之遺史在六月朔日
 今從之曰歷六月二十六日福建江
 西荆湖宣撫使司奏潭州申統制李團練于今月一日統兵入城
 已將馬友處置去訖不云是何月潭州去臨安遠又此時道路
 不甚通不應二十餘日奏到或者宣撫使軍期奏
 報行遲亦未可知且依遺史附此更求他書詳考

辛卯內殿進呈王大智所造軍器上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
 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今多造強弩 起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觀向子諲知廣州朝廷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 右承

議郎呂杭右宣義郎呂擴並直閣主營高壽觀仍賜五品服右建

功郎江淮荆浙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呂挺為右承務郎中興後大

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 初見建炎三年三月朱勝非開

當除只于銓部注擬罷正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執表則不

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

執政侍從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文陶式之

子並以由恩澤因列于從班至建炎二年中丞王質論列始鑄職

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名者江伯彥子名嗣直殿觀閣呂頤浩二子

抗擯秦檜兄弟並為直秘閣張浚元混亦直殿觀閣李綱弟維亦

直秘閣倖門復故蓋 詔進士陳邊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赴行在

之人並充樞密院效士月奉錢十千米一斛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

壬辰温州軍事推官呂諒卿贈右宣教郎後官其家一人元符末

坐上書入籍故錄之 諒卿黨籍餘官第七十八人嘉州編

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于郡縣令長吏刻之庭石

置之座右以為晨夕之戒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者盤盂有銘

志乎心不忘乎心則不忘乎設詒注措之間此內外交相養之道

而亦其理之必然者也 是銘也以懲民欺天為戒其說乘而莫之

恤今斯銘日在其目則必能懲惕于其心而見諸行事矣此太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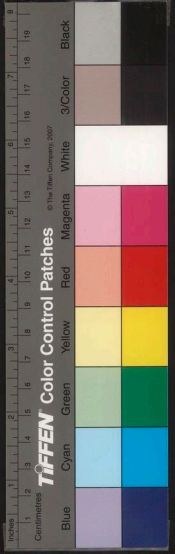
皇帝製銘之意而太上皇帝復俾刻諸庭石 初命廣西經畧司

即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畧司言比歲不逞之

徒多以金銀市馬幣于群盜故馬直踴貴望於大觀格遞增二分

許之舊格八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四十五寸最下高四尺一寸

者直十有三千其餘以是為差於是神武諸軍皆缺馬乃命經畧



司以三百騎賜岳飛二百騎賜張俊又選千騎赴行在賜岳飛馬在是日賜張

俊馬在癸丑買一千疋赴行在在七月癸亥令併書之熊克小歷

云取馬領表以資軍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按邕州買馬格乃大

觀中所定建炎亦屢置官克謂始于紹興非也然蠻馬尤駮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

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此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甲申上諭輔臣曰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流品三年自

有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上又曰今歷官不精推步七曜細行

皆不能算故歷差一日近得紀元歷已令參考自明年當改正

權尚書吏部侍郎章誼兼修政局參詳官左承事郎陳索祕書

省校書郎林叔豹並為監察御史索餘姚人叔豹永嘉也右從

事郎知海鹽縣歐陽興世廬陵人修曾孫也劉光世言其考第舉

並已應格乞就任改官許之

丙申直徽猷閣權主管浙西安撫大使司公事范正興言京西路

提舉軍馬彭杞牛臯河東路總領軍馬劉全皆願聽劉光世節制

詔並進官仍賜敕書獎諭鼻已見建炎四年正月其實鼻等未嘗求歸蓋牒

者吳玠詐為之以要賞也八月二日吳玠泉州編管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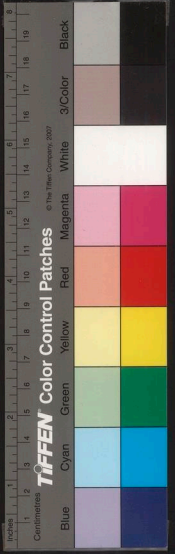
元檄召吳玠王彥議事二將皆願得參贊軍事劉子羽守興元浚

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徙徽猷閣直學士新

知成都府王庶知嘉州而徽猷閣直學士新知興元府王似復知

成都府是日似至成都先是浚奏似守蜀有勞請加職後二日詔

以似為顯謨閣直學士再任庶既被黜乃請奉祠浚以庶不遵行



府命令盡奪其職而奏劾之子羽至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趙
之遺史云浚至興元閱視康平日之所營為先舉而後數之簿書之
間不謹奉行宣司措揮若干件遂改康知嘉州蓋康因與二將有
違言而去非許
後也今不取

丁酉朝議大夫折彥質復龍圖閣直學士赴行在彥質可適子靖
康初為河東制置使坐喪師遠謫及是復用 武顯大夫吉州刺
史湖北安撫司統制山東軍馬崔邦弼貶秩二等邦弼自宣之鄂
道道績溪其部曲有因虜掠食物而殺人者郡守徽邦弼治其罪
邦弼報以不知主名令被害之家赴軍中辨認事聞乃有是命仍
令邦弼執犯人送徽州處斷即不獲者重緝之

戊戌詔神武副將軍都統制岳飛以韓京吳錫吳全之眾戍江州

朝聞曹為飛所破乃命孟庾班師李綱徑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江

州屯駐時綱甫自邵武引兵三千之江西也熊克小歷六月甲

州李綱遣使臣賈誘招之成與其徒赴司參于是李綱奏成已招

乃招成自蔡州圍練加防禦使日歷綱五月十七日所奏云本司

已定六月五日進發住邵武建昌軍等處就迎措置甲午遣使臣

賈誘說諭乃是江西福建荆湖宣撫使司奏狀中語其寔孟庾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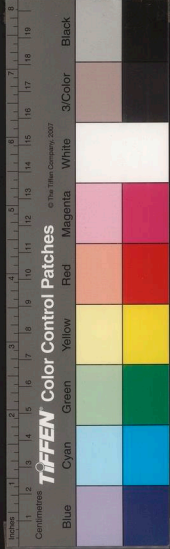
世忠所奏以甲午至行在而克誤以為綱奏耳是時曹成亦未赴

宣撫使成三年五月丁丑始進蔡防克實甚誤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陸漸既從金石都

監宗弼北行事見建炎四宗弼以付劉豫命以官漸脫身南歸至

鎮江為人所告言者論漸嘗勸金人焚臨安而去停官下大理是

日漸坐誅此為五年張孝純上書張本日歷漸欲狀去受偽蔡劉
豫差使歸家般載而孝純書中所云不同恐當以孝純
所云 詔堂除選人任大理司直評事供職滿二年通理五考有
為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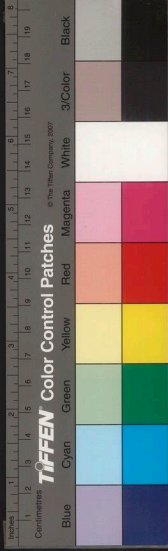


舉主三員並改合入官用吏部請也

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北臨安增葺後殿仍修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其後上手詔光第令具體而敝母困民力輔臣進呈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為過心事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上語在己

庚子起復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兼淮南宣撫使劉光世起復宣武軍節度使錄收淮楚之功也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以平閩湘群盜功遷太尉移屯建康府恩數視執政仍詔世忠以親兵赴行在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

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破曹成功遷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辛丑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鄧州李璜為襄陽府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武德郎閩門宣贊舍人知隋州李道為鄧州鎮撫使兼知鄧州先是鎮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譚憲為秦仲訟寃于朝詔以黃榜撫諭諸軍令德安陳規究實且即軍中求可代仲者會聞新除鎮撫使霍明為橫道所破走漢陽乃令江西李回勾收使喚而以四郡分授二人時橫已命別將秦立守鄧州道不敢拜降榜在五月壬申令李回勾收霍明在此月庚子今聯書之李道明年正月乙亥改命初橫聞明奔德安府聚眾數千人以是日圍德安趙姓之遺史載橫以六月圍德安而無其日按日歷江西安撫大使司申八月十五日以日推之其初至規登城以好語諭之且申和好仍送合在六月辛丑故附此日



米百斛橫受之規請退兵橫曰襄陽之兵矣無可議者遂造天橋

為攻具規竭力捍之規行狀云李橫衆十萬屯城下請議事顯得

求二百斛而去公與子翌日橫復來魁按橫

之出本為桑仲報讐非求粟也日歷現乞殺兵狀橫率兵數千

人圍德安此云十萬人亦非其實行狀又云現出城見橫懸規未

出城今從

越姓之遺史

壬寅御筆程汝文罷參知政事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為姦汝文

語尚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汝文嘗受詞

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檜不能平它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賄

者檜面劾汝文擅專汝文臣位執政按吏而為宰臣所劾無顏

居位力求去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不顧大體

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聚議則目視霄漢未嘗交

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防秋在近規為脫去之計上以詔諭留

汝文汝文終不釋孟卿章再上遂命出守朱勝非開居錄云秦檜

終數月失覲對檜相詰秦斥程曰狂生程嘗秦曰濁浪左右堂吏

至今能言之唐相鄭玄盧携儂僧禦王弘芝黃巢爭論不叶柳冕

相擊識者謂唐室衰亂之兆

左朝散大夫周墮尋提點湖南刑

獄公事還言近者諸路安撫使朝廷皆假以便宜蓋以軍興恐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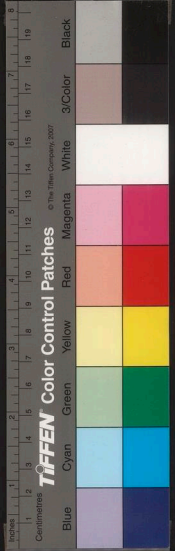
機會然間有招權怙勢侵官越職假便宜之名擅易屬郡守貳移

用諸司錢物自作威福無可誰何望行戒約倘有侵紊必罰無赦

庶使為帥臣者各循分守職毋敢跋扈從之詔川陝官員陳乞

磨勛令宣撫處置司一面照條施行月終類奏換給付身以尚書

石司郎中張公濟言道遠留滯也右宣教郎陸知微追三官聽參



選揆轉至承議郎止知微吳縣人政和末以言水利得官法當討
論故有是命 是日利州觀察使靳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偽齊
先是劉豫訪得彥舟母婁及子厚給以祿使其舅盧某持書招之
彥舟乃有叛意未發會報權邦彥入樞府彥舟與之有隙心不自
安時鞏世清既伏誅而鞏世忠連破湖湘群盜順流東歸彥舟疑
其圖已遂決策叛去幕客長洲王玠諫曰總管被命鎮撫三州任
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遂面罵之彥
舟怒殺玠引所部降劉豫其統制官陳彥明不肯北去與統領官
武翼郎郭諒率眾千餘詣知江州劉紹先降詔進彥明二官與諒
並為都督府准備將仍賜救書按諭

趙姓之遺史彥舟將行出五右婦人皆嫁之遂官入山寺

恐為行軍所擾彥舟行對官屬言無負朝廷之意所以反者蓋
疑權邦彥也至光畧棄甲仗器械不勝計乃歸劉豫日歷今年四
月五日丙寅靳黃鎮撫使孔彥舟狀得光州并定成縣探母偽年
號稱彥舟事伏念彥舟家朝廷非常有宅子田園親戚雖疎母氏
要取彥舟事伏念彥舟家朝廷非常有宅子田園親戚雖疎母氏
租知忠孝不能西立今奉劉豫意在招誘所有光州并定成縣探
已具繳奏乞照會有旨降詔獎諭按彥舟狀乃與

李回聞彥舟遁乃以本司右軍統領李玠以所部知黃州

九月已卯正差

癸卯左宣教郎明燾守監察御史燾長沙人也 朝奉郎知華陽

縣古洵直遷一官以元符上書押出故也於是集英殿押出黃定

等十七人皆進官一等內選人改京官

甲辰左中大夫翟汝文依舊致仕免謝辭上既詔汝文出守而言
者復奏汝文方春而來遽竊公輔之寵及秋而去不顧國家之急



望誅其避事之意復令致仕故有是命 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言
近緣朝廷除呂頤浩都督八路諸軍徧地震恐遂殺言八月金人
分道入寇比固不可慮望專任大臣密加措置凡諸處探報乞送
頤浩與臣覈實聞奏今王彥先盜據壽春滋長不便臣使頤浩至
建康首議道淮若頤浩病勢未減臣當遴選五六千人召募敢死
之士身自請行若止遣兵將萬一失利遂使敵人得以窺伺愈無
忌憚詔光申督府措置不須躬親前去 初樞密院計議官王大
智請造戰車詔工部侍郎韓肖胄董視是日大智以所造靈擊車
各一乘進呈上觀于內殿既而車不可用罷之
乙巳詔簽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丙午遣殿中侍御史江躋尚書度支員外郎胡蒙點檢劉光世軍
中將士告帖具每月合請錢糧寔數以聞時都督呂頤浩至鎮江
而軍中告之頤浩言光世軍月費錢二十二萬緡除取撥鎮江一
郡財賦外朝廷已應副其半望令臺部堂各一員考究如有闕數
乞盡行支降如無闕數亦乞行下光世照會故有是旨 燕克小臣
載此事殊
夫本旨蓋頤浩題光世軍中詭名冒請者多錢糧初不 直龍圖
之非謂少錢而乞朝廷應副也今依元奏冊潤附入
閣知鼎州程昌寓降充直秘閣坐嘗劾樞密院編修官王鈇任紹
州棄城不實也

戊申輔臣進呈大理少卿李曦論太祖皇帝明謹獄事上曰此太
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于庶獄奏讞未嘗不致慎亦未嘗



送下公事恐擬吏觀望鍛鍊人罪權邦彥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上然之中書舍人魚侍讀胡安國試給事中起居郎修政
局參詳官胡世將起居舍人王昂並試中書舍人右司諫方孟卿權
尚書兵部侍郎太常少卿王居正試起居郎尚書司勳員外郎
張燾守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黃龜年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禮部員外郎林待聘兵部員外郎樓昭為左右司員外郎時安
國在道未至也昂以疾不拜後二日改徽猷閣待制知台州尚
書屯田員外郎魚修政局檢討官曾純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左宣教郎江端友守尚書禮部員外郎御史臺檢法房晏敦復守
祠員外郎敦復初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辭不就故特命之時祠部

郎官向宗厚奉神御於永嘉論者以給降度牒增多權官不能幾
察由是二員並置起復胡衛大夫福州觀察使劉光烈帶御器
械光烈光世弟也

庚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祖宗故事許令館職魚在京鑿務官所
以蓄養人材自今副曹郎官并繁冗局務有闕乞於館職修計議
刑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丞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
自是職事官復權郎矣

壬子參知政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庾以平寇功進二官為
左通議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魚修政局檢討官吳表臣為左
司諫左朝奉郎沿海制置司參謀官林師說權尚書兵部員外



郎往福建起發海船

癸丑左朝奉請郎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官也

甲寅詔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浦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

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保義郎統領

光州石額寨忠義人兵張昂以保境有勞進一官陞閣門祇候

乙卯上謂秦檜曰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近設修政局令百官條具利害甚善所為修車馬脩器械外攘夷狄之事卿更宜講求檜曰臣敢不奉詔詔以辛企宗所部神武副軍隸湖廣宣撫使

李綱仍趣令之鎮是日福建江湖宣撫司前軍統制官解元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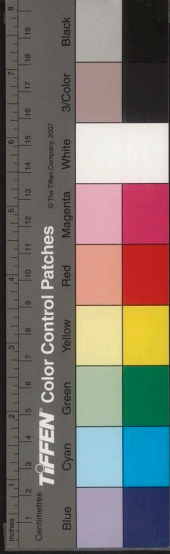
軍統制官程振以所部入潭州屯於子城之內新知福州李宏稱疾不出夜宏中軍由恩波門以遁元遣將李義追擊之翌旦元盡

拘李宏舟楫之在江皋者引兵至寨中見宏計事因悉其兵械以歸世忠即以宏為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救書營宏

而宏已執矣

丙辰詔江東大使司水軍統制張崇耿進所部兵七千人舟千五百權隸韓世忠

丁巳尚書考功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翬陞左司員外郎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為司勳員外郎左奉議郎知嘉



興縣施鉅為御史臺主簿鉅歸安人沈與求所辟也直秘閣知

秀州秦梓主管臨安府洞霄宮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請奉造

軍器赴朝廷呈訖置庫椿管下戶部支物料價錢許之凡全裝甲

一副費錢三萬八千二百馬甲一副費錢四千一百弓一費錢

二千八百弓矢百費錢七千四百弩矢百費錢六千五百提刀一

費錢三千三百應鼓一費錢六千五百皆有奇凡鑿甲一副率重

四十有九斤此其大畧也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漕臣一員措置出賣官田是

月偽齊大雨劉豫以為德政所感使其子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

代謝于相寺上清太一宮有孫肇者濟南人嘗為麟府屬累遷尚

書吏部侍郎出知棣州會大旱偽庭以舊法祈雨執肇坐于烈日

中汲水數桶更互沃其體遂得疾死此事據吳堅志不得其年因謝兩附見偽宣

奉大夫守尚書右丞相張孝純告老遷觀文殿學士銀青光祿大

夫參知機務戶部尚書兼權門下侍郎張昞權右丞相兼門下侍

郎尚書吏部侍郎鄭億年為開封府尹成忠郎許青臣主管繫前司

公事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維之白水泊避暑試舉人以詞賦得

胡礪以下先是試之日宗維立馬場中呼舉人之年老者諸生不

諭其意爭跪于馬前宗維拮鞅以鞭指麾俾譯者諭之曰汝無力

老奴婢胡為應試使汝能文章則少年登科矣今苟得官自知日

暮途遠必受賕為子孫計否則圖財假手何補于國我欲殺汝又



念汝非未著姑聽終場倘有所犯必殺毋赦諸生伏地叩頭愧恐
而去是舉也宗維諭主司勿取中原人礪礪州人與知制誥韓昉
善用燕山貫得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秋七月己未朔蕪湖縣進士章許為迪功郎以其獻書
籍也

庚申直寶文閣知桂州許中令再任曹成之犯廣西也中嘗率兵
與岳飛會詔錄其功進職二等至是又任之

中進職在
六月丁巳

辛酉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劫之家悉捐其田稅先是德音蠲免
而有司以為著令不過三分上欲實惠及民繇是申命

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勅令廣西經畧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



念汝非未著姑聽終場倘有所犯必殺毋赦諸生伏地叩頭愧恐
而去是舉也宗維諭主司勿取中原人礪礪州人與知制誥韓昉
善用燕山貫得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秋七月己未朔蕪湖縣進士章許為迪功郎以其獻書
籍也

庚申直寶文閣知桂州許中令再任曹成之犯廣西也中嘗率兵
與岳飛會詔錄其功進職二等至是又任之

中進職在
六月丁巳

辛酉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劫之家悉捐其田稅先是德音蠲免
而有司以為著令不過三分上欲實惠及民繇是申命

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勅令廣西經畧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



之左承事郎汾海制置司參議王安道充樞密院計議往淮東措置海道秦檜引之也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奏小臣臣瞿慶賢仲堪為宣州兵馬監押如有已差人亦已從今來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甲子殿中待御史江濟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押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之人難以李光之賢亦且為此朝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令又不能違藩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臣未知其可也今州縣添差之官以祖宗舊額較之殆三四倍生民安得不重困朝廷姑息藩鎮可謂得已而不已者也願罷慶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以寬民力從之令修政置局措置罷福建提舉市舶司依舊法令憲臣魚領以每歲海舶不至虛費官吏廩祿故也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上曰聞卿大名為何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願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



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覈實而上十有五篇付
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為時政論二十篇以獻其論定計畧曰
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君以討賊則未有必
搃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及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
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
數動與敵人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
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不可易者論正心謂
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願更選正臣多聞識有
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
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願強于為善蓋新啟德使

無曲失可得指議論宏度謂人主以天下為度不可以私勞行賞
私怨用刑論寬隱謂創業興衰之君柔遜謙屈必施于林壑退藏
之士以礪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
不可使之將諛說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其大旨如此
至是又申言之安國又有荆國論已附紹興六年四月甲申張浚
言運米至荆南之後數言論已附李綱復官時
時上欲講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
豈宜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人之經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勳員外
郎朱震

丙寅詔靖康勤王京城守禦應緣方臘及直達綱賞靖康以前御
筆指揮明受可行事併并淮南州縣官建炎已前元不離任靖康



以前監課增剝等賞自今並不許陳乞以言者論其為濫也

此所謂明

受可行事件中取朝廷指揮不知以何月日降旨日歷未見可附建炎三年四月辛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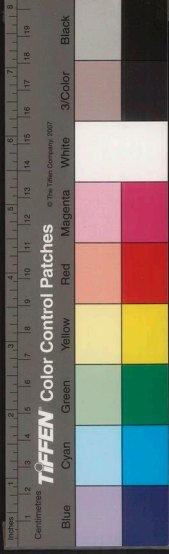
丁卯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為宜初偽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削膏腴者給僧寺道觀中下等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貲守與士大夫謀為實封之說存田上等四十餘剝以待高僧餘悉為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便之

此以紹興二十九年閏月甲子朱倬所奏修入

起居郎王居正充右文殿修撰知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嘗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讎居正見上曰

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于是檜始恨之通侍大夫温州觀察使神武右軍統領官張翼卒以嘗有斬馬柔吉功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戊辰右朝奉大夫王兩提轄行在權貨務都茶場晒喚弟也

己巳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沽激言之名朕謂宣和間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人言不問疎遠所以人人敢言秦檜曰陛下聽言臣下所以敢言臣亦嘗謂胡安國凡有論駁當務大體若或細事第可申朝廷改正江西安撫大使司奏孔彥舟北道詔趣岳飛移屯江州左司諫吳表臣言風聞偽



齊於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其以繩維舟謀濟江之計今

沿江津渡皆當為備就中采石江稍狹而水緩鑿之往事備禦尤

當嚴密樞密院勘會已令韓世忠屯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托江

道詔送沿江諸帥 武翼大夫寧州刺史程琮起復河南孟汝唐

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琮告父喪于朝故有是命

而明年五月丙辰捷奏乃出稱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仍帶權字朝

廷除觀察使告命亦止繫副使銜八月乙未李橫奏琮到襄陽始

稱送朝或是因起復轉官而道梗未嘗受命

至襄陽乃得告也今附注此當求他書參考

庚午詔湖廣宣撫使李綱速往潭州置司時綱引兵至吉州須犒

軍物而權貨務官不時與綱械繫之先是韓世忠軍士留其家于

廬陵江西轉運副使韓球聞命即輟所椿世忠錢糧以勞軍既而

軍儲不繼世忠之軍婦皆憤向球出祖擊之裂其衣巾球走得免

綱之乞錢糧也得旨孟庾韓世忠班師日所餘錢糧並留與綱

劄下吉州增依奏二字球以侗郡所受不同審其故綱怒劾球事

下安撫大使李回覈實其後回言錢糧官高公揚不時給散致世

忠軍士邀球自言公揚坐免官事遂已

綱乞錢糧事已見今年五月丙子著此為劄案初綱增

益制書張本公揚今

卒未左宣教郎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祉加直秘閣直顯謨閣知

郴州趙不群進職一等先是湖南盜胡元真作亂祉檄統制官韓京

吳錫破之及曹成為岳飛所破進犯郴州不群堅守不下秦檜

言湖南盜寇以來州郡多至失守請褒賞二人而劾賀州守禦官



之罪時知賀州直秘閣劉全已罷去全六月甲午以許仲初罷言者謂賀州當湖廣要衝乃賊所必攻之地而憲臣未嘗臨按守禦豈不失職况偏遠小州以數百殘弊之卒當豺虎百倍之師岳飛銳旅猶墮其計而簽判以下皆責以不能守禦豈不過乎望下漕司究實然後施行庶幾賞罰當而軍政修於是提點刑獄宋考先已從辟為孟庾參謀官事竟寢

癸酉上諭秦檜曰內諸司可省者令修政局條上檜曰此盛德事也大觀宣政間屢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表誰敢不聽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揉檜者檢討官尚書右司員外郎林待聘聞之上疏言陛下即位六年更用人相而績用弗著者此無他人無常責

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今廷論猶前日也積弊宜更則樂於循故冗濫當裁則惡於損己臣知修政之舉廢則亦翫歲愒日而已監察御史劉一止亦言陛下閔瘠蠹未除念類細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憚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會未聞有所施行恐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也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舉矣二人上疏不得其日因上疏附見一止以此月甲戌遷左史恐緣上此疏也今附于未遷之前俟考

甲寅給事胡安國進魚侍讀給事中程瑀中書舍人陳與義并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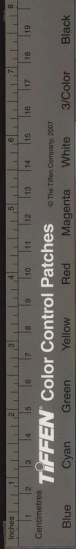
侍講上令胡安國燕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

咨詢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鍵之曰君德也蓋人君之德莫大于學問寬也者所以居是學問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學問者也學則必有思思則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而廣大昭微與天地等得失非不能為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為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堯舜初湯文武之所以汲汲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幾之繁日不暇給而留神六籍遺託不明申命嚮臣無為義訓隨事解釋用將咨詢焉嗚呼茲君之盛所以 監察御史劉一

止試起居郎一止在臺中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為州縣官皆僥倖不塞之故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於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水旱及增

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皆以嘗任侍從官為之所言雖不即行後多採用 中書門下省檢正請房公事黃龜年右司員外郎劉棻並充修政局檢討官 省淮東提刑司以其事歸提舉司樞密院計議官薛徽言論明州湖田利害詔上田稅每畝增祖為四斗以其所增與下田對畝中等田如舊內低下處復廢為湖徽言永嘉人也

丙子詔自今未經審量人不得舉辟及權攝職任犯者官司及被差舉人並以違制論言者以為近來惟到部人方預審量其冒濫賊污之人避免到部皆在諸處干辟既無進身之望何所不至故有是命 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



賊閉壘設伏以拒官軍

丁丑詔兩浙漕臣梁汝嘉措置鎮江府縣酒稅務以其錢助劉光世軍費右宣教郎知無為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然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淞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為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槳四人旋轉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略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石矢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比尤至要淮西良疇不

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祇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守矣如許令彥恢招兵教習只乞那融淮西教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秋成所得那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一今秋虜人長驅入寇及盜賊猖獗彥恢當以此舟車推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奪旗以此種蒔飛芻輓粟保守淮疆決無踈失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戊寅提點江浙京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王喚言鼓鑄之本錢乞借支浙鹽五千袋令本司販賣及借留上借錢十五萬緡為回易本錢都省言借鹽有妨高販乞借上供錢從之舊制鑄本以二廣五分並息錢自鈔發行所得甚薄故喚以為請三月二日武



義大夫階門宣贊舍人主管廬壽鎮撫司公事王亨進秩一等以
收復安豐壽春縣花廬鎮故也初壽春既為偽齊王彥先所據江
東大師李光欲出師而朝廷不從呂頤浩言壽春本治淮南國初
方移治下蔡今賊不能守得之亦不能城不若遣兵二千逐安豐
霍丘壽春之寇使之過淮且於壽春寄治府事如此則在我可省
轉輸又足以示敵人不過淮之信詔督府措置此月會偽齊兵退
亨遣敦武郎羅興往戍其地因是得遷光又言和州鎮撫使趙霖
知濠州寇宏知六安軍謝通皆有守禦之勞並進秩一等既而傳
崧卿又薦霖宣力於朝乃復霖直徽猷閣三人遷官在八月癸
巳霖腹藏在戊戌
已卯呂頤浩自鎮江入見庚辰頤浩言金人頃犯建康初自北岸

掠小舟數十而濟既至南岸恣行掠船濟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
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於緊要渡口量留舟一二以
備轉送片埃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
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藏如違篙稍並行軍法
俟過防秋如舊從之是日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
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既移屯乃奕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
莫窺其隙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夜者呵
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歸不疑遂周
圍覽賊營而出喜曰天賜我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
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山上朔旦辛巳世忠



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暨戰所遣卒疾馳入其中軍望樓植麾張蓋賊回顧驚潰大敗適去忠據白面山踣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宣撫使孟庾以師久勞止之世忠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至是卒如所料熊克小臣載此事于今年也克又云忠欲投劉豫使東斬其首以降蓋誤矣蓋趙雄謀世忠碑所書如此其實忠以七月走淮西九月在壽陽為解元所敗乃走瀋齊明年四月始被殺也克不深考今各附于本月日

辛巳詔呂頤浩日下赴都堂治事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頤浩薦勝非蓋以傾奉掄也 州進士李棗挈家來歸詔賜錢百千 故右承議郎鄧孝甫贈直龍圖閣孝甫臨川人元符末應詔上書言新法必亂天下坐削官竊管年

八十餘而卒後三年復官其曾孫一人孝甫上書布上元甚第一

六十一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本府事傅崧卿請遜

路應統兵官大小將帥及本府元留下人馬並聽節制行移兵將官及屬部仍用劉子除江東一路事務與李光會議外餘路並令諸大帥依元得便宜指揮施行從之崧卿之至建康也右承奉郎通判府事吳若以衫帽見之崧卿許于朝若坐敗秩 自葉濃之亂而福建監司皆聚於福州言者以為建劔汀邵四州習俗强悍盜賊屢作漳泉興福號下四州其民怯弱少有為盜者每聞趨作監司首為逃避之計按部漳泉去賊逾遠群兇益無所憚乃詔漕臣遷治建州 詔准浙煎鹽亭戶全免役用戶部侍郎提領權貨



務黃叔教請也

右朝請郎陳堯臣主管亳州明道官

初浙西

安撫大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喬仲福靳賽等十三人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至是光世辭兩鎮之節復為之請上命特與轉行給事中程瑀言將帥取必其流將不可收命令數改其弊將不可振望令尚書省籍姓名後若立功優加賞典於體為便詔以章示

光世其後瑀罷去仲福等卒還官

仲福等還橫行在九月癸酉

甲申呂頤浩言朝廷近置沿海制置司最為得策然敵人舟從大海北來拋洋直至定海縣北浙東路也自通州入料角放洋至青龍港又沿流至金山村海鹽縣直泊臨安府江岬北浙西路也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望令仇愈專管淮東浙西路別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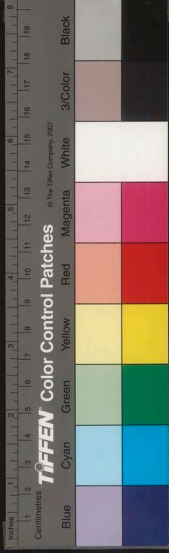
制置使一員專管浙東福建路從

時江北士大夫多避地嶺南

者上聞之詔帥臣監司優加存卹 勤停人林祀以擅殺張政事訟于御史臺御史中丞沈與求等言祀之情節終有可矜乞行改正詔祀叙奉議郎

乙酉詔武臣試換文資權令住罷以右正言吳表臣言天下危注意將近聞武臣欲趨秋試者甚衆盖有舊係舉寄名軍中者又有現免試弓馬及出戰短使者以武換文非今日事乞俟邊事寧息日施行故也 詔自今臨安府遺火止令馬步軍司及府兵救撲仍預給色號他軍非奉御前處分者毋得擅出營

丙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 尚書戶部



侍郎兼侍讀提領權貨務兼修政局詳定官黃叔教試戶部尚書

試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奏密禮與權兵部侍郎方孟卿兩易

祕閣修撰都督府隨軍轉運使姚舜明權戶部侍郎 殿中侍

御史江濟守侍御史 濟之除日歷不載題名在七月 初宗正寺

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原積慶圖曰宗藩慶繫錄曰宗枝屬籍玉

牒如帝紀而特詳於國書中最高為嚴重建炎南渡舉四書而逸於

江濟丁亥太常寺少卿兼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 五年

丁巳是日詔應曾在潛邸祇應人自今並不作隨龍時史士攀援

推恩者衆言者引司馬光之論以謂人主獨私宮中之人則所與

親者至狹况親曾遭遇之人推恩已久不應遷延至今故有是命

此以今年十月四日臣僚上言增入 湖廣宣撫使李綱以左朝奉郎通判全州趙

志之權湖南轉運判官 此以明年六月乙未薛巖言所奏修入

